北軒集 三
疏
行狀
墓誌
辭

北軒居士集目錄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

初年錄 文 疏

因李三碩疏乞究覈罪犯疏 此疏以下皆代製

伏以臣頃伏見前執義李三碩疏本盖罪狀臣子春澤謂與韓重爀無甚異同而仍及臣身至以爲人之爲言亦無所不有立意遣辭至深且重其所謂任遇如故輿情未厭者不啻歇後即如臺臣所論則臣之子父雖被沒身之誅猶有餘罪臣看來驚惶震駴五內無主實不知置身之所繼伏見 聖明批辭有曰疑人於不當疑之事惟此一句 王言闓釋更無餘

蘊臣於此感激頌祝如死獲生而第念臺臣所論旣
非尋常臣心惶駴終難自安席藁囹圄之外恭俟鈇
鉞之加矣乃於昨者特下 聖教令臣安意勿爲待
命至以臺官爲作罔測之說擠陷人父子其所開釋
愈盖洞快感激之懷倍蓰於前仍爲待 命亦所不
敢退歸私次父子聚首瞻 天向闕惟有涕淚 聖
鑑孔昭更何憂虞而區區危迫之私悃亦不得不陳
暴於 天地父母之前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於昨
年夏方待罪海島而 特宥之擧寵擢之 命一時
得聞仍又聞臣子始被囚縶旋蒙放釋而若其獄事

委折臣實不知及至還歸始聞當初所謂告者卽咸
以完崔格等也被囚者卽不但臣子至於數十人之
多而其問目乃謀議換局也盖近年以來朝著數變
其所謂換局卽指此進彼退之事也凡其進退無論
是非惟係 君上之處分有何毫髮之可論於人臣
者而必欲以謀議換局作爲罪案網打異己者卽曩
日羣奸之計也 日月之明臨之在上是非虛實
洞燭靡餘魚肉縉紳之罪終歸按獄之臣三木囊頭
之囚率被原赦之 恩此其獄事始末而至於臣子
其所就理尤出慮外盖臣子之於咸以完崔格素無

一面之分聲息之所不相通則設令臣子眞有罪狀以完格等無從得知而特受賊黷之指誣擧臣子之名故其問目只勒加謀議換局四字而實無疑似之跡證據之端臣子置對之辭亦陳其萬萬寃枉而已雖以黷輩之手段逮獄八九日其所鍛鍊羅織靡不用極拷掠之禍狼藉於重爀等他被囚者而其於臣子旣無以更招且不得請刑終莫能售其計而甘其心固知生全之德專賴　聖明而亦由寃枉之事自底伸白此乃衆口所傳而亦惟王府文案之所昭載非可誣也且臣聞當初所謂援引諸人臣子及他被

囚者外一時廢棄之卿宰士夫鮮有得免者其構虛
捏無何所不至而至於臣名初不入於擧論之中大
抵臣子不幸被囚而其爲寃枉旣如彼臣身之於其
獄事無少干涉又如此則今者臺臣之疏何爲而發
耶至於重𥌆其昨年之所被告逅來之所論罪其間
事狀臣所不詳而試以黷輩所當按治者論之重𥌆
則累次刑訊臣子只一番平問且其後黷之就理置
對也語及臣子稱其本無端緖伊時金吾之臣傳說
至今則當初被囚人中可見臣子之尤寃枉而臺臣
之必混同抑勒者何所據耶臣以賤息之事不宜覶

縷以瀆 聖聰而此係臺臣所論之根柢臣故陳其梗槩煩猥之誅實所難逭至於臺臣所以論臣者尤有所不容泯嘿者盖其言殊無明白之指摘只欲眩亂於暗眛乃以無所不有其故何歟等說一筆句斷無復餘地凡論人之道必言其有某事某罪然後論之者有執被論者無辭而今臺臣則不然臣未知其無所不有者果是何事與何罪耶究其指意極有葳蓄臣誠愕眙繼以危懍而畢竟不過以任遇爲言若臣罪犯誠無所不有則按法請罪事理則然何可論其任遇之當否哉臺臣此疏旣稱人言有聞必陳自

是臺體雖在被論之人固無致憾之意而獨惜乎其引而不發發而復止使人横被無限惡名於暗昧之中而無以自辨也自有此事以來臣之所竊痛者非獨爲臣子父之身夫人臣苟敢謀議於 君上之所處分則此豈惟其罪之罔赦其所關係至重且大所當嚴其懲討以尊 國體而爲人子者若有此罪狀則縱使其父無所與知猶難免連累況其父罪犯又無所不有則堂堂 國家憲章具存何得一日暇息於牖下也臣之子父今日所遭雖蒙 聖明快賜開釋而苟無辨覈之擧則微臣之情實未暴懷痛欲攲

姑舍勿論抑何以解言者之疑惑明 國家之憲章哉此臣所以大聲疾呼畢陳肝膈者也伏乞 聖明亟命司敗逮臣子父以其所謂無異重爀與無所不有者反覆叅究如得其狀則自有當伏之法滅族湛宗在所不辭論以 國體亦爲得宜矣玆事關係甚重如此發言之臺臣雖已遞職意者辨覈之論必起朝廷之上側聽累日迄未有聞臣情窮理蹙冒瀆宸嚴臣罪萬死臣罪萬死臣無任蹐天蹐地戰慄哀懇之至

因柳長台疏乞罪疏

伏以臣昨得見幼學柳長台之疏其論今日朋黨之弊有曰戚里一黨權勢傾朝附之者蒙福忤之者取敗 國事日非 國勢日危其所爲言罔有紀極臣誠惶怖戰慄不知所以措躬也凡爲人臣者苟有權勢至於傾朝使 國事非 國勢危則其罪固不勝誅而況在戚畹之臣乎千古已事昭在簡策其自踰大防終至於害家而凶國者姑捨勿論夫使戚臣至於如此以取危亂之禍則其爲 君上之累貽後世之譏尤豈非太可戒者哉如臣蹤跡猥忝肺腑立朝最久受 恩最深前後被人言非常而倖免刑章又

不能屛退馴致躋卿月長師垣而巽辭不力盤礴自如疵咎之所積詆毁之所叢若而戚臣之中無如臣者則今日羿彀之發未必不以臣爲的也顧臣受性素甚懶拙行已粗欲謹愼平生不喜交遊徵逐重以十餘年間世故多端禍釁之後謗傷未已滓穢之身人所厭避則臣雖無狀欲自樹朋黨擅弄權勢彷彿於言者之言其勢誠有所不可得者矣彼所謂蒙福與取敗者未知是指某人與某事而竊意　聖明在上天地無私必不令威福之柄下移於戚畹之臣以蹈前代之覆轍而人之爲言今乃至此臣何足言有

辱　聖朝抑臣竊有所自責而自悼若使臣而自立
朝以來能自絶跡於華顯之塗則自必無此使臣而
於倖免刑章之後卽已屛退於田里則亦必無此而
其終不能無此者皆臣之罪也何敢以　天聽之不
爲熒惑　聖批之已賜辨斥有所自安也哉玆敢刳
瀝肝血冒死陳暴於　宸嚴之下伏乞　天地父母
俯垂諒察先削臣本兼職名仍　命攸司勘臣罪狀
以快人心以正　國法千萬幸甚臣無任涕泣號籲
之至

因尹德駿疏辭將任第六疏

伏以臣五陳危懇五承 温批其所以瀝血祈免者反歸於飾辭而徼 恩無以稍存其廉義而情跡則愈益狼狽此緣臣事 君無狀平素言行不能見信到今疾痛之號雖急而 蓋高之聽猶邈環省愧恧冞增惶懼然臣之爲今計益當竭其誠哀其鳴冀幸其有感通何敢以一向塵瀆爲嫌而泯嘿而已哉凡人之於鄕黨長者有所要求至於煩複數四而爲其所靳固則猶畏恐而不敢申其請况於 君父之至尊乎臣雖愚迷亦不至喪性豈全昧於分義之嚴而猶且苦言懇辭連章累牘而不知自止此其情勢誠

有所萬萬不得不然者仰惟　日月之明豈或遺照於容光耶臣聞禮義廉耻人之四維士大夫處身孰不以無耻爲戒而人君爲國之道必務使臣以禮臣之不肖雖無比數若其所處旣稱列卿則辭受之得失豈無所關係從前忝竊未嘗有力辭而不居者沓貪冒沒死未贖愆今者忝匪據之重任遭罔極之人言而尙且忘廉喪耻有進無退則臣身之爲僇人賤行固不足言不識朝廷何所顧惜於如此之人不許其巽辭唯欲其冒受束縛馳驟苟然任使以拂四維之至論忽禮使之明訓臣恐　國體之不宜爾也而

識者竊議公論峻發不但如今日之只斥臣身而已也因臣自作之孽轉以貽累於　聖明臣雖蒙戮何補於　國此臣所以中夜憂慄汗涕交迸寧欲滅死無知而不可得也肝膈之言畢於此矣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許褫解臣將兵之任以尊　國體以安微分不勝萬幸臣無任瞻　天望聖震恐祈祝之至

臣治此疏呈于喉司已累日而未獲登徹尤切悶慼且臣方祗赴　園陵修改之役　陛辭之期只隔一日臣之將任不但臣情跡之決難冒據其在　國體亦不可仍帶遠出更乞　聖明亟賜褫改俾臣得以

納符就途其於公私俱爲幸甚臣不勝企望之至

因柳尚運疏乞罪疏

伏以臣再瀑危悰荐承　温批尋單未徹窮蹙益增
乃於此際得見前領議政柳尚運疏本有曰不識
聖意者妄議　聖明過厚於戚里而不容諫臣臣於
此驚怖震慄不知死所也仰惟　聖主奉天地日月
之無私以臨羣下常以蕩蕩平平爲建極之道寧有
一毫髣髴於云云之言而況近日　處分之初非由
於庇護戚臣者昭揭於前後　聖教則雖是婦孺之
愚豈不知　聖意之在於裁抑鎭定乎惟彼諫臣之

聲罪臣者甚重而臣尚幸免刑章想時議無所執咎乃以此藉口也耶大臣雖言其不識　聖意而末乃歸之於　聖德之累其指所存亦深切矣夫以　殿下之聖明受此萬萬不近之譏議則此臣之故也雖擢臣之髮何足以續其罪哉至此而若又苟逭於嚴誅則臣之罪益大而　聖德之累彌深矣臣固怯弱不能如古烈士之引决自裁以謝　聖朝玆不得不畢陳肝膈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諒察亟　命攸司勘臣罪名以快時議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戰灼祈懇之至

因尹德駿疏辭職疏

伏以臣昨得見大司諫尹德駿疏本則以頃日李益壽疏辭覆啓事論斥該曹有非尋常臣不勝驚惑之至今茲張氏之喪斂殯之從厚葬地之擇吉事理誠爲當然至於　春宮之親臨其喪有不可輕議者固非一端諫臣亦以爲禮節有妨則今不必更論若其護喪一款伊時因大臣獻議特令戶禮官治喪則朝家旣命以有司之臣而又自　春宮別遣勸講之僚屬使之管攝揔以事例果未知其何如也且諫臣以宮僚之承令致弔於師傅賓客之喪爲侵攻該曹

之一證此尤臣所未曉也夫遣官致弔卽君臨臣喪之義未知諫臣謂於此喪可以倣用此例乎臣之愚衷不過欲爲　春宮無違於禮節爲　朝家致謹於事體而諫臣之言今乃如此至以　春宮情懷因此而不無抑鬱爲言臣於是不覺毛骨俱竦而此旣臣當初意慮之萬萬所不到則亦何必多辨也哉臣本學蔑識寡無所曉解而猥忝春宮猝當變常之禮節率意覆奏竟速臺議臣何敢自信已見晏然於職次乎玆敢不避煩瀆露章自列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命先褫臣職名仍治臣覆啓失當之罪以謝人言

以嚴 國法不勝幸甚臣無任戰慄祈懇之至

辭判義禁疏

伏以 聖恩過厚授臣以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臣聞 命震越五情靡寧臣惟爵以命德 國家名器之重不可苟焉而已 聖上不知臣之愚無肖似前後甄擢輒置人先雖其疵釁積深狼狽隨續而猶不忍棄斥也遂使之蹲據於八座之峻班者今幾年所乃又超陞階品崇貴斯極不稱之服古人所譏 命之以非其宜受焉而昧其分上下且交失之矣至於王獄議讞爲任固自不輕臣於亞官前旣屢叨近又

見帶恒懼不效其職亦嘗重致人言况兹一府之長
毋論其位望之隆其所責委實專且鉅以臣庸迂尚
何望總決庶獄以佐　聖主明勑之治哉方今正卿
中名論才具之適於臣者豈少其人而加擬　命下
之後廟堂誤舉臣名　聖上又從而下點用人得失
所關不細而如臣蹤跡嫌碍無亦有乖於左戚之義
乎抑臣又有區區私悃焉微臣頂踵罔非　洪私居
常感篆隕結是期而顧念弱木易顚小器易溢危懼
之心亦未嘗少弛　恩除之日臣方在臣母之側臣
母謂臣曰　國恩罔極汝何能堪承且汝何以則能

懇辭而得免乎噫子生而榮顯固父母之至願而臣
母之於臣其所勉戒而憂念之者如此臣安得自安
於心而亦不能不以臣母愛臣之深望之於　殿下
也臣若貪饕冒竊不知所以辭遜遂致福過灾生終
不能保有先臣之緒業則螻蟻之微雖不足恤誠恐
有損於　天地覆育生成之德敢忘僭猥覼縷至此
臣罪萬死臣自叨　新命唯當恭俟物議而旣不得
起居南至分義闕焉且　胄筵勸講適値諸僚有故
而臣之不入叅亦累日益不勝惶悶玆敢露章悉陳
不堪之狀而兼暴其私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將臣

新授資級職名亟 命褫改以重名器以安私分臣無任戰恐祈禱之至

因李坦疏辭職疏

伏以臣卽見副修撰李坦爲其師朴世堂强辨之疏敢以世堂改撰四書註說之事誣引先賢以爲藉重之端而至及於臣先祖文元公臣長生臣於此始焉駭惋繼之以一哂也凡讀經之士無論其學力見解之精粗深淺凡有所疑難辨論則私有劄錄以俟其通透或欲爲質定者自是學者之常事且爲先儒之所許則程朱以後諸賢亦何嘗不以此爲求端用力

之一事乎然亦豈有直加變改公肆凌誣者而況臣
先祖所著經書辨疑一書行世已久伏想　聖明亦
或經覽矣盖其所論辨者莫非尊信朱子之意而間
以己說有所發明無一或違於朱子立訓之本旨者
今有一言亦可以打破坦疏之誣罔顧臣先祖劄錄
之中何嘗有如泮儒所擧世堂之言以朱子註疏爲
顚倒錯亂使人眩瞀敎人枉用其心其書雖存與未
有同云爾者哉君子小人之所爲不啻黑白之判豈
有一毫可以比擬況坦雖以愛護世堂之心亦不能
一二自辨於泮儒條列之言而乃敢引不當引之先

賢求以售其掩飾眩亂之計其誰欺乎伏惟 聖上
問學高明其於此等誣罔必有以 照燭靡遺則於
臣先祖固無所損臣亦無庸引嫌爲也而第念臣適
忝禮官凡世堂所爲文字收納之事旣承 聖敎方
爲擧行而不意營救世堂者之言猥有所誣及於臣
之先祖此未必不由於怒臣之泮疏覆啓而發也揆
以私義臣何敢晏然伏乞 聖明亟命褫臣本職以
便公私不勝幸甚

因趙泰一疏乞罪疏

伏以臣不佞前後重招人言不唯喪其身名抑爲朝

廷羞辱皆臣之罪也頃者金興慶之疏申言其前日所以斥臣以無忌憚者又論朴見善事以證其羽翼之說昔年諫長疏語之危險不爲公議所允興慶亦自言之則臣之勉膺司馬之　命於聖諭開釋之後者亶出於嚴畏義分何至爲無忌憚之歸興慶殊不自覺其前後疏辭之相盭兪彦明之與臣子普澤爭論自是臺閣恒有之事朴見善之有所扶抑亦其意見之適然而興慶急於操切臣家於彦明則曰重忤臣室於見善則曰售諂附之計夫孤危無援莫如臣家而旣曰巨室又曰諂附且金栽之疏雖有羽翼之

云亦不能有所指準而與慶强爲傳會而勒成之臣故不敢晏然畧爲辨暴未及上聞不意又有趙泰一之疏其所斥臣不啻重於與慶臣欲隨事辨明實甚疲倦嘿而息乎亦非自處之宜臣請畧陳之泰一疏有以爲政府西壁例叅堂錄之坐朝議以臣新被慘劾變通在外四宰不欲區別混請牌招而臣公然突出澳恐顉會使新差四宰不赴徑歸云云噫是何言也向者金栽之劾臣誠慘矣然而其言旣係先事而聖明體諒臣之情勢亟解其戎權又爲之闡釋於廈氊之間庶可以快言者之心而於臣私分亦獲粗

安矣臣猶餘悸在心除授西壁之後亦不敢遽然就列首尾三朔之久坐違嚴召不啻累度凡乞罪之章請急之單又極繁複而終莫遂其辭避之計則臣乃自語於屛蟄之中日余豈若是疎遠覊旅輕於去就者而前有恩數之隆後有義分之重此豈不足與一身廉隅時有所輕重也哉旣而廟堂有請招之擧夫西壁之叅堂坐本不只許一人苟無故應須兩員廟堂之並爲請招其有意於區別與否固非臣之所可臆逆而臣之違逋撕捱更無餘地承命出肅實非可已然進退人物之事本非所堪且當鯤鮀之

餘有不敢卽出而進詣堂會故　闕外之疏悉暴情實而疏旣莫徹適會新差四宰纔遭同氣之戚制限未滿不得赴衆公坐勉肅而旋退此由理勢然耳豈因臣之公然突出致同僚之徑歸者哉於是臣旣肅命矣僚適有故矣臣惟玉堂之空虛累月實　國朝三百年所未有之變　主上憂惱於此而大臣數以爲言堂錄之擧一日爲急臣若不衆又將遷就臣誠不敢以臣之故廢　朝家莫重之擧遂不得不仍以赴會臣誠愚迷不知其爲怪駭無據爲人笑罵而秦一之論臣全不諒臣本情並與規例事實而差爽焉

至其所謂若非無忌憚之小人必是患得失之鄙夫
者又毁訾踐踏罔遺餘力臣之得此誠可一哂非足
深怒歷觀自古見斥爲小人者或多相反於小人之
人是非之實終不可誣今臣所遭有 聖鑑若公議
在焉不待臣自辨爲也抑念經言小人之無忌憚正
與君子時中爲對時中之道無所不在而出處一事
亦可觀焉古語曰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如臣愚
陋雖不敢自謂以時中亦自欲免爲小人則有之矣
至於鄙夫得失之喩又不足多辨也臣之情跡以盟
府開秩得奉 朝請固其所願而 聖明不捨使之

陪外庭末議至於叅賛清華本懼鵜梁都堂叅坐尤涉疣贅而曾所屢經亦係職事黽勉就列非有所增加於臣身各自圈點畢竟完錄不專一人之取舍無肅權力之可施則臣之進叅堂會有何得失之關於私計可以爲鄙夫者耶至其所謂待其人之可否爲一身之榮落云者本欲魔戱 國事沮敗同列而詬辱臣身又其前疏之未嘗有者也盖其前疏止以遺珠爲言識者已知其不出於公心而猶未悉其肺肝也及至今疏乃有彼此多寡之說其較量譬喩鄙汚猥褻有不忍正視而其所恚怒於掄選取舍之際者

不特在於臣身故大臣以下諸臣旣已相繼辨破矣
臣以最被詬辱之人亦何能索言其情態有若相較
者然哉第其私意膠固狠心熾發所以力戰公議專
爲其黨類逞憾之計者有難自掩此不特魔戲沮敗
而已泰一雖云以臣之有所可否爲羞臣之爲　聖
朝經幄慨然深矣唯是臣處地如何而猥竊名位爲
國重臣　殿下之任使臣凡幾年矣臣之本末苟有
一毫如泰一之言則臣之爲小人鄙夫雖不足道其
爲傷　聖主之明貽　國家之害者其所關係至爲
不細伏乞　聖明卽命下臣司敗俾將泰一所以罪

狀臣者反覆叅究果然泰一爲是而臣爲非也則亟正其小人鄙夫之罪使王章肅而具僚儆不勝幸甚臣無任跼蹐涕泣戰慄之至

濟州儒生請橘林書院並享文正公宋時烈疏

伏以惟我濟州僻在海外而前賢足跡猶有及者遺風餘烈百世不沫有若先正臣金淨以謫宋麟壽以牧使金尚憲以御史鄭蘊以謫四臣於濟其來相續淨則學問道德師表儒林麟壽則清名雅望羽儀朝廷尚憲蘊則精忠大節聳動華夏而或官或謫並歷此州使州人薰襲其德義霑被其惠化於無窮者於

四臣爲適然而在州人則爲大幸故爰擧俎豆之典以寓尊仰之誠　朝家垂聽額以橘林同堂腏享累十春秋矣頃者先正臣宋時烈遭時罔極亦謫于濟若時烈之賢固非臣等之所可容喙而大川喬嶽巨細咸被其澤靑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淸明雖以臣等之遐賤亦嘗聞時烈之爲時烈蓋其道學名節優兼四臣況時烈以麟壽之從孫家學相承于前有光且其痛丙子同天之恥受　孝廟不世之知欲以明大義於天下者與尙憲蘊之大節一致同歸至其受禍之慘亦類淨之在已卯故其在謫中遣人祭告於四

臣之文有曰敬質神明仰承程準伏惟尊靈默垂誘
掖苟使斯文賴不閉塞藐玆孤生九死靡悔其所以
曠世相感者可謂深矣嗚呼絶海荒墟氓俗鄙陋而
自經四臣稍有絃誦之化至於時烈其來雖乍風聲
氣習入人已深高山之仰婦孺亦切滄海可陸德音
難忘陋邦之幸不其尤大歟夫時烈之賢有如此者
故　聖化旣更鞶帶旣還則無論遠邇爲時烈請立
祠或請並享於前賢者接踵摩肩臣等竊伏念濟以
時烈畢竟承譴之地且旣有四臣俎豆之所而時烈
之於四臣其一致而相感之者如此濟人之慕時烈

以挹其風覩其德爲莫大之幸者如此則享祀時烈
濟爲當先而重溟間之顲　天無階遷延迄今臣等
有罪茲始候風涉險封章仰吁於　九閽之下伏乞
聖明察臣等慕賢之誠念遐裔霑化之道亟許以時
烈合享於橘林之祠斯文幸甚臣等無任隕越祈懇
之至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一

初年錄 文

終事志感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又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惟其自盡然後可以無憾於送終大事也不肖輩常時養於親不能自以養親養固有大於酒食而尤愚頑乖戾不能承受訓辭之萬一乃以其釁孽惡所稔遽罹大故人孰不欲自盡於親喪而責在不肖輩者彌重也先考平生服禮而崇儉今於終事依乎古經而無悖遺意庶乎其可抑先考嘗從容言曰

吾先考之喪有司以　王命具儀物或多豐大不稱雅尚此事體然也而其他習俗所安或有初不得行吾志仍至於久而不能改者盖以自歉而其爲後人之責則又大焉至于今喪因朝家舊章未復無所謂有司事體而不肖輩服旣成卽入告于母曰與其循俗而豐曷若簡而如禮又若遺意何母曰惟汝等爲也不肖輩遂退而以此從事然本愚頑重以荒迷禮旣無素講又不能深惟遺意其欲以無憾者率多可憾襄禮已訖之後隨事尋繹痛悔如山茲錄其事

十數條其中一二或似不關於禮與儉而盖亦
求合於情理者也其自知可憾者固無論已其
謂庶免於大戾與所欲講行於今後者又焉知
其果無差謬也書以志之適足爲有識之所嗤
然旣不可諱之且往雖無及來猶可追或冀有
儕而見教之人且憾而志其或善於弁與其憾
而志之者矣重惟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若我先考事行終始克承先烈不沫其
美豈非所謂繼述之孝而猶以無窮之心致歎
於禮俗之細節顧不肖輩於生養歿送鉅細本

末無一當焉自今勉勵以無忝所生其又何期
也此卽憾之大者耳今玆所條外凡爲喪事各
樣文字無論在今之前與後者幷附錄于下爲
一書大抵皆志憾也乙酉四月不肖孤春澤泣
血書于蘆山之墳庵

銘旌官銜書以戶曹判書
族人賓客多謂宜書以兵判盖爲其重任極望也
第念戶曹次差高下不必以重任爲貴且先考之於
將任本非所樂及除本兵尤悶蹙不安雖感畏
恩分黽勉就列欲於大政後卽辭免未及而遭人

言矣以此尤不敢以兵判書之

質殺上囊綴旁三下囊二

大夫當用綴旁五而第所謂五者盖兩囊各五也合而爲五則甚無謂此盖自天子至大夫以下皆用陽數降殺以兩者禮義截嚴而今士則爲士所用下反不及而又不得爲陽數不肖輩常時不能素講於此臨急做錯雖悔何及

襲斂衣用方絲水花輕絖紬等衾用段衾之用段爲牢固或不可已而旣用朝服團領等足以明其爲大夫則他衣只當用緜紬以遵崇儉

之遺意而蒼黃中不能思得未免循俗過侈不肖輩平日不曾深體懿範以至於此不孝之罪不但一時失誤而已深衣是上服也而嘗用布預造不肖輩請以毛段爲緣則輒止之而命以銅絹

東宮所賜棺材不以爲棺而爲槨旣 命之棺不宜爲槨而爲其受 賜晩不及匠治又其材品遜於所嘗私備者故也

朝夕奠上食饌品定式

奠果二器外醢或脯一器上食飯羹沈菜淸醬佐飯醢及蔬菜二器炙一串湯一器

兄弟致奠饌品定式

禮大功以上有通財之義無致奠之法况子女乎其有私財者助之可也奠之無謂而人所通行情理之所不忍不爾且方初喪象生之意不害其重於致死第年少婦女競相豐侈則無誠實而爲觀聽其爲未安不惟不遵遺意而已故定其品數果四器正果一器油蜜果一器看南四器湯五器脯醢餠麪各一器炙七串不肖輩監視於方設之時或有踰濫輒斥去而不以薦之其或高排者減之使平盖平日對案饌物或稍高排則輒不樂趣令

減除而後始下筋

棺漆二十五度而止

或言棺漆過多則漆與木相離漆力至於惹木而起此必其所驗而然有不能細究者離惹之患由於地中有風濕之變苟有此變卽無漆木其無恙乎漆之於木要必有益而無害然亦不可謂之愈多愈益何者盖木之腐朽不過數十百年之間木朽之後漆豈獨存設令獨存豈能加於石外棺之外固用石灰何必用兩重石哉漆之爲用不過得效於縫合之不遽離折其於木之全體亦有益於

其欲朽未朽之際而已用此爲限則十餘度二十度足矣雖過此固無害而亦無加益矣微見如此且先祖考之喪嘗漆棺三十度今於凡物務從減損故止於二十五度

葬不主風水陰陽家說

先考素不信風水之術見人之信之也亦斥之不已嘗謂人心神理不相遠吾將葬於吾親之側西浦府君之喪營葬於先山一岡而先祖考墓前一穴空而置之以爲日後地此乃其時先考在海島書諭不肖等而爲之者也今不敢别爲求山之計

只就其穴定向背而不得不令一二地師以輪圖從事此非信其術也不過司馬伯康用張生之意而已盖不肖之斥風水陰陽家抑又甚於先考也初喪時不肖患癘久不起引葬之禮不能以初卜日行之退卜引期於三月初十日既而更詳事勢禮官致祭之擧不可不行於引前而時以　大報壇　親祀累日齋戒或言初九日行　祀罷齋之後禮官無不可承　命之義第以温公喪時程子之說揆之朝例雖無所禁在下不能自安玆以十日請行致祭則引期又將稍退而日者言更無吉

日不肖不得已以意改定十二日特書於紙揭之大門適司貨吏囊中有方書按之無大害云若先考墓之前西浦墓之後又不肖之所當自占也

奉柩朝祖

世俗皆不行奉柩之禮備要亦言奉魂帛以代柩而愚意竊有不然者人家雖狹隘祠堂外門大卓之所出入獨不能容柩乎人無必欲行禮之心故廢而不舉矣若謂過慮其遷動則此又不然人固多以地師庸妄之說間數年輒遷葬掀動於險阻絕遠以求後嗣之福獨不能體逝者之孝心將出

而必辭祖考於跬步之間乎非謂逝者無知即謂
祖考不必辭也且魂帛之於柩不可須臾離者不
惟禮意可推惻怛而思之人孰不知也愚意本自
如此况先考尤篤於奉先不諱前二日即尹夫人
忌辰其曉方奄奄床褥而喉囈語輒曰吾與祭吾
與祭至呼盥櫛之具此心又何忍不體之也故敢
如禮而吾家庭敞門大行之固甚易後當以爲永
規也

朝祖後不遷柩于廳事置柩于正寢之堂
禮制正寢有房有堂正寢之外有中門中門之外

有廳事吾家外軒常時待客之所卽廳事也朝祖後卽遷廳事盖將出而辭尊者不敢復入於故處也此禮之大者行之亦無難而外軒距内稍遠自軒就轝之際病母出往哭訣甚不便玆用遷奉於正寢之堂盖初因地形置柩於房自房而堂猶不爲故處故也然爲事勢所拘自始至終不能遵禮苟且推排悔何可言後勿謬引此爲例則幸也

壙中銘旌用熟綃柩衣用合絲生綃三玄二纁用綿紬

不肖輩以襲斂之用段屬爲痛悔故於此等細加

商量而銘旌世俗所用大絹虛薄不忍用玆依先
祖考喪用熟綃柩衣舊喪用毛段紅廣的而今不
敢用他無體廣可用者別織生綃染紅黑而用之
生綃品儉而其實堅緻不浮輕正好挾下於內外
棺之間玄纁舊用段今不敢用依魯人之贈品用
紬紬是　恩賜之物庶亦合於公使宰夫之古禮
也

創造喪轝

世俗喪轝服飾極務華耀必用錦繡近於雜亂故
創爲新制略倣古禮大夫柳車絳黃黑三色繒雲

翣銅魚之制悉以世俗鳳頭適疊絡纓帶等儀綃
絹紬紗外錦繡之屬一切不用要於不侈不陋古
所謂齊俗所謂曲之朱漆其四葉及四緣漆黃爲
頭口含圓環繫紅流蘇盖裏以黑銅絹內以紅紬
承之適疊黃質以朱畫雲翣上紅潞紬中黃絹下
黑銅絹三帷鱗比綠紗表紅紬裏金紙紅絲者絡
纓藍紗表紅紬裏者帶畫魚於厚紙剪而繩之懸
于黃帷之底四圍而其內揮帳則紅紬長杠二連
推九紼十行爲五間中行自前後爲各二間擔者
凡三十六人國用方床懸棺於空中制非不善而

藉曰無虞終亦危懍反不如常規之安置堅縛故不用

用地灰天灰雜用泥灰乾灰

世俗多不用地灰亦惑信風水之一大弊澤堂論之詳矣吾家舊喪已用地灰而猶不能厚今吾欲依四旁灰用八寸而監視山役之人以其信風水故不從吾言只用二寸及奉引而往則已納外棺矣悔歎何可旣也泥灰乾灰之優劣聚訟紛紜此亦不能細究而然也泥灰之在墓若爛擣則堅剛無異乾灰乾灰之入壙若密築則潤澤無異泥灰

此在臨時斟酌用功而已何優劣之可論哉今於壙底與四旁皆用乾灰橫臺上則先用泥灰四重爲其無震動之慮也次用乾灰三重最末更用泥灰一重預以泥灰劃作甎形數片以單銜某公之壙數字分書之使就天灰上以次排置刻塡炭屑以當小誌此法盖嘗得之於知舊家也所以最末用泥灰者爲其與此調匀便易也所以不直書於旣築之後而必預書者恐築役之畢與反虞相値不能自臨以書之也

主身竅圓徑四分

所謂圓徑四分卽自東至西自南至北皆四分云

按主身之厚卽爲四分者三也若竅其旁以通中而竅之南北准四分則主身四分之居前者未合之前而見當如何東西横拆而腤中爲十字形恐不當如此故匠人之所相授世俗之所同行其竅差小不得爲圓徑四分此亦未有所據愚意此所謂圓徑或者非東西南北皆四分也卽自是處周繞而還至是處展其所周繞者爲四分耶盖以東西之術則其竅大以周繞之法則其竅小而比諸世俗之制亦差小矣旣以横拆爲未安又不敢遽

用世俗之制不得不用周繞之法而更按家禮圖式明是東西皆四分則横折乃其本制耶今所行者恐弁古禮俗制而失之有不勝疑悔耳

祔祭曾祖考妣位饌品合設只飯羮麵餠各設不敢遽大變改姑依前合設而後當徐議以就正焉

墓祭告事用果脯如朝夕奠四節皆祭而饌品從略程張所行眞可爲法於後我朝儒先則栗谷所論與家廟無等殺未安者勝於晦齋之從俗然正朝端午旣祭墓而不祭土神亦不恰當吾家自舊不

廢四節令何可只用二節第當依前土神亦每祭之而饌品不令與虞祭等如朔望奠或又減其一二器矣

不肖兄弟於此又有可以相勉者先考位至上卿家雖貧賻財頗裕苟欲厚葬豐享力非不至而其儉如此夫儉於事親奢以自奉於人心安乎其有先妣喪位不及先考財力又絀於今則當益簡省至於無位而貧者漆棺三度祭饌魚肉各一器玄纁綿布各一柩衣用行喪者以此爲率苟能致誠盡禮有何不可也

上任製教陸書

古之有親喪者於人之爲邊蕭之章尚稱華家之榮況今日執事之於先君將演絲綸而爲　賜祭之文其恩輕重何如而不肖輩之有望於秉筆之際者又深矣雖然先君之德之才氣象規模執事想以平素之所稔識者斟酌而著之不肖輩何敢有言　王言之體有別凡所稱述必皆　君上之所知又不悖君上之旨意方可得體故今所錄上乃履歷顯要及行事緊重與夫　聖上終始眷遇之事而若其叙述之道惟在執事裁擇之如何耳 事實互見於行狀中故其所錄上者今不

斗韓集 下

並錄于下

行狀

崇政大夫行戶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同知成均館事五衛都捴府都捴管 世子左賓客光恩君府君

金氏本貫全羅道光州平章洞

高祖考諱長生號沙溪先生刑曹叅判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文元公

高祖妣昌寧曹氏

曾祖考諱槃吏曹叅判 贈議政府領議政

曾祖妣安東金氏

曾祖妣連山徐氏

祖考諱益兼成均生員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

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光源府院君

祖妣海平尹氏

考諱萬基號瑞石先生奮忠効義炳幾協謨保

社功臣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 贈議政

府領議政

母淸州韓氏西原府夫人沃川郡守諱有良之

女

府君諱鎭龜字守甫號晩求窩金氏之先實新羅王子典光知國將亂遯于光州子孫仍籍焉至高麗有八代平章事入 本朝又大顯左議政光山府院君諱國光 成宗朝名相其四世孫諱繼輝號黃岡先生司憲府大司憲以博學宏材佐 宣祖栗谷李先生稱以眞宰相沙溪府君其子也沙溪府君實承李先生道學之傳爲東方儒宗吏曹叅判府君嘗斥柳碩等以直淸陰金文正公之寃爲士林所重生員府君當建虜僭號遣使于我在國庠抗疏請斬其使以明大義逮虜難同仙源金文忠公殉節於江都城之

南門朝廷初　贈司憲府持平尹夫人早寡育孤教
諸孫賢有女士風瑞石府君以文學政事事　孝宗
顯宗爲一時宗臣是生今　上元妃　仁敬王后膺
恩澤之封當柟堅等謀逆克左右　上以討除之勲
在　宗社尤齋宋先生紀其本末于碑版府君以
孝宗辛卯歲之十二月生幼有美質不就外傅學于
尹夫人及瑞石府君稍長出游黌舍凡論議行事士
友皆推重其課試製作屢居高等　顯宗癸丑中司
馬兩試而當爲生員第一人適瑞石府君以文衡毛
考他所及會拆抑置第二今　上六年庚申即柟堅

伏討之歲也瑞石府君旣左右　聖明府君又夙有
忠慮入而贊禪瑞石府君出而與淸城金公及李公
師命等周旋勳勞甚多而家　國旣安則退然若不
知有討逆事者瑞石府君嘉之雖諸功臣亦不忍於
推轂而宋先生聞而稱之曰是張子房不如也是歲
以討逆事告　宗廟赦八方設科與多士同慶府君
對策中彀登丙科入史局爲檢閱時奸兇旣去朝著
淸明而府君早年成名時望蔚然不以其處地爲嫌
叔父西浦府君識鑑素高明嘗曰某姪與李婿頤命
必爲宰相時事庶不大非李公與府君同榜也陞六

品拜成均館典籍兵曹佐郎旋爲持平論趙絅營救尹善道邪說之罪請黜絅　先王廟庭以重祀典先是尹鑴力護逆宗柟兄弟請　上管束　慈殿動靜文谷金相公痛斥鑴以明君臣母子之倫爲鑴黨所搆罪竄逐及討逆始召還又李元禎據銓地濁亂朝政　上命削黜朴泰尚以承旨旣同羣小爭執元禎事及以金相公事承　問亦不明言至曰未能記其對語至是泰尚爲吏曹叅議府君刻之曰　聖明削黜元禎宥還舊相實賢邪進退之幾而泰尚旣與憸小輩護黨之啓至其　榻前之對語極婞婣跡涉瞻

顧見非公議大矣因泰尚自明引避曰泰尚怵於利害不能直白金壽恒無罪又聞其日有論罪壽恒臺諫拿鞫之 命而泰尚陳達還收亦可見其意之出於瞻顧也吏曹叅判申翼相救泰尚謂其慮在後弊府君又避曰若不論罪犯之輕重關係之大小諉以臺諫一不究問則如宋之邢恕我朝之蔡無擇其罪皆是臺諫時事而未聞當時有所寬貸曩時臺諫受嗾賊鑴語犯 慈聖凶慘不測與鑴不能一間鑴既伏法而此輩鞫問謂有後弊豈有如許道理臣恐弊之可慮不在鞫問臺諫在於救護泰尚而將至於惡

惡不嚴理義不明也玉堂吳道一等處置謂泰尚含
糊謂府君所論大體固正而終以張皇偏見褫府君
盖時好凶流毒之餘士大夫間有一種爲後日計者
頗顧護凶黨反置是非之大者而泰尚特最先倡府
君故論之而營救泰尚譏斥府君之議隨而起矣其
後宋先生論此事謂爲邪正岐分之始云復拜持平
先是吳始壽爲儐相假托彼虜以臣强等說誣　先
王　慈聖痛之始欲辨誣於彼乃逮問始壽詞窮又
因我使之往彼質于通官張孝禮則始壽造言之狀
尤無可疑遂斷以　賜死臺諫以其尚不盡吐造言

之本情請嚴鞫旋因 慈教有減死之 命臺諫又
請還收至是大司諫尹趾完引避救始壽曰言根是
異國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輩府君啓曰始壽乃 先
王之罪人也爲 先王與 殿下之臣子者惟當沐
浴請討而趾完乃以始壽之罪歸之於難明實與始
壽自明之辭同出一串其疑亂重獄救解奸兇之罪
若不痛懲必至於義理晦塞人心陷溺請削黜又以
姜碩賓親密逆堅柳命天濁亂朝政而被罪未久疏
決減等量移請寢其 命入對言金德遠黨惡不宜
收用 先朝實錄爲奸凶所矯誣是非顛倒 命諸

臣改修以府君兼春秋後仍爲都廳贊訖其役以始
壽事三司請對府君進曰 仁祖自被誣而尚置賊
烓於法今始壽得罪 先朝非烓之比 殿下雖欲
體 慈聖好生之德 慈聖之於始壽亦豈宜貸之
且此事初不問於孝禮則已旣已問之而始壽終不
死則彼以我爲何如 上卽命依前賜始壽死又論
趙絅事曰昔年 大王大妃玉冊文初令絅製進
先王覽絅救善道之疏以爲玉冊製述不可付諸不
正之人改 命他人 聖考斥絅若是其嚴而今以
配食於 廟庭陟降之靈想不安於冥冥 上雖持

難而後竟允從褫拜兵曹正郎遷司諫院正言入玉
堂爲副修撰時以栗谷牛溪二先生從祀聖廟朴性
義等投疏醜詆 上止命施儒罰府君與同僚上劄
悉明二先生自初被誣之由及 列聖前後尊尚褒
奬之實請痛懲性義等又論正言李徵龜營護性義
等之罪又入對極言性義之不可不加罪民有與宮
家訟田 上謂宮家曾已決得不欲與民府君曰羣
下尚不能信 殿下處分之出於公彼外方愚民必
曰事係宮家故不得伸理如此則有損於 聖德非
細矣復爲持平論判尹李之翼之罪曰以羣小嫁禍

宋時烈之啓謂不可已之論以當時士類之引避立異謂出於偏黨之弊詖淫無忌憚拜獻納由修撰校理爲吏曹佐郞自以戚畹之臣不敢進退人物辭不就選知製敎府君方雍容三司言議之間而朝廷知其有政事才淸城金公嘗辟府君訓鍊都監郞廳謂曰所以授此欲其早知甲兵錢穀之事以爲他日之用耳至是廟堂薦除廣州府尹府君自以驟擢堅不欲往金相公知不可强劄言某才地本非不堪此任而釋褐登朝以月計之未滿二歲王旦宋之名相而進用朝士必曰歷官尚淺且俾養望今某聲譽方興

閱歲稍久然後擢用羣情翕然靡試不宜矣遂祇拜成均直講復爲獻納力請亟停王第之役以答天災仍日臺諫論執累日而輿作晏然恐自今朝廷雖有莫大之過擧有非臺啓所得捄正也陞副應教轉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司僕寺正復爲司諫論罪人洪宇遠所陳家人卦不貳過等說與賊鑴管束之言相表裏李袤赤眉金犢之語卽一變書不宜用寬典移配間復爲玉堂諸職連兼儒譯學教授皆極望也用修史勞陞通政堦拜承政院同副承旨自是屢除序遷至左承旨尹拯因私忿移書於人誣宋先生崔

愼嘗辨之拯之徒金道明投疏及攻愼謂拯所斥宋
先生義利王霸之說非誣府君以爲無倫不宜上徹
啓而郤之間拜刑曹兵曹叅議其爲慶尙道觀察使
則又以年少未經事力辭金相公又以爲用人當觀
才器不必拘年紀而徑授重任非愛惜之道啓褫之
明年除水原府使水即畿輔重鎭地大務殷府君爲
之半歲兵民俱便之道臣書最曰剸繁理劇治效大
著尤勤勤節約妻子不飽其食官廩充牣近世無與
比代其後者至以務勝嘲之入爲大司諫有邊民潛
入彼境作姦虜遣使查問我使左相鄭載嵩及崔錫

昂李𦤟等呈辨於僞禮部及其咨文之出也罰鍰之
辱及於 上而悖辭有不忍聞載嵩等顧不能爭辨
但摧謝而歸府君遂與憲府合啓請罪以明主辱臣
死之義又以姦民之變生於所部請以多寡差等削
罷咸鏡監司南兵使及平安前後監司其資送姦民
之邊將斷以軍法以懲後授全羅道觀察使陛辭
上賜對諭曰卿久爲近臣知朝廷所以憂南服勉哉
府君拜曰敢不殫竭府君與李公世華交印李公時
百姓歌曰妓女閒工匠閒市井閒盖難爲代而府君
益飭勵凡游宴興作侈靡之事無一經心惟以宣

上仁恩蠲民疾苦爲急一方又頒之適歲歉方大有施設以擬春賑而翌年丁卯瑞石府君遘疾　上特解府君任令勿俟代歸省歸僅數月瑞石府君棄世俄而西浦府君言事忤　上竄邊塞已已逆豎賊鏶之黨秉　國政廢　仁顯王后戮宋先生金相公逆逐諸忠賢然其必欲甘心無過於舊日功臣家大司憲柳命賢等搆罪府君謂煽起誣獄莫非此人父子之所宗主又以西浦府君所言相臣加卜事謂府君兄弟唱和而使之陳達又以搆殺吳始壽爲案並仲氏今叅判公配絶島又相率入對盡反逆案罷保

社勳閔黯金德遠慢誣瑞石府君尤無嚴盡殺功臣之在世者又發金宇成拿問之啓謂庚申獄事機關宇成靡不通知又假宇成之言誣瑞石府君及府君甚慘將以羅織加禍然此豈獨加禍府君其揣摩規度蓋有不敢言者賴　聖明堅持不從未能售焉府君所配濟州極南方水路一千里風波瘴癘非人所堪外則刀鋸鼎鑊懍懍且朝夕而府君惟以倫常之墜地先德之受衊爲痛心其於一身患難少無摧沮恇怯之色盖杜門靜坐耽玩簡編而已無何閩尹夫人喪承重持服府夫人又病府君所處誠人理之最

窮者也至甲戌黯命賢等禍心未已因不肖春澤奉
府夫人在京欲憑藉韓重爀嫁禍春澤仍以售其前
日所未售乃嗾咸以完等誣告旣逮春澤他就囚與
被告而未及囚者又多禍甚急　上已知兇黨所揣
摩至是益大悟以患之卽以誣起大獄魚肉搢紳罪
黯等解釋其獄夜半奪李義徵將符趣申公汝哲佩
之乃召用舊臣畢伸諸枉首　命放還府君超秩爲
戶曹叅判同日被擢者林公泳李公畬　上意欲極
選一代人望以贊更化之治也府君自海上赴　闕
肅恩於　中闈光復之後瑞石府君之誣已夬雪復

勳封如舊府君襲爵爲光恩君黯以謀害 國母誅
殄德遠以護逆㭊棘家 國再安歷拜兵曹禮曹刑
曹叅判漢城府左右尹五衛副捴管都承旨朝廷憂
三南海防擇才望宰臣分遣巡撫兼訪一路民情府
君膺 命嶺臬按行累月凡備禦懷保之方多所立
變稟行歸後又奏黜其守令之尤無良者數人東南
賴之又請褒顯節行之湮滅者以敦民彝執義李三
碩言金春澤不知當初被拿者何事而物議喧藉殆
與重爀輩無異其父遠竄海外而人言亦無所不有
任遇如故輿情未厭 上斥以疑人於不當疑府君

待 命金吾門外 上諭曰臺官作罔測之說擠陷人父子令安意勿待命府君退而上疏曰臣在海島獄事委折臣實不知及歸始聞所謂告者卽咸以完等也問目乃謀議換局也盖近來朝著數變所謂換局卽指此進彼退也凡其進退惟係 君上有何可論於人臣而必欲作爲罪案網打異己卽曩日羣奸之計也臣子之於以完等聲息之所不通特受黷指誣擧其名雖以黷輩之鍛鍊拷掠之禍狠藉於他囚而其於臣子終莫能售其計而甘其心且其援引諸人臣子及他囚者外一時卿宰士夫鮮有得免而臣

名初不入於其中臣子之寃如彼臣之無干涉如此
請辨覈以解臺官之惑　上以人言之萬萬無據亐
已洞察答之府君久已不肎與一種人俯仰多所觸
忤取怨當更化之日簡擢居先益多忌嫉而見時變
無常兇黨之仇視私家又甚其爲後日之計愈力必
欲戕害私家以自媚於兇黨而如三碩者一聽其指
使而爲之向微　聖上金氏無幸矣雖然大倫明而
復晦至於縱出張希載卒爲　中闈之禍則金氏尚
何足言哉若其不自信於世使人得以藉口誣及於
府君則是不肖之罪也出爲江華府留守未幾陞資

爲 世子嘉禮副使預差拜漢城判尹刑曹判書請
託不行滯簿裁決甚多人服其公明移工曹金廷說
等聞人爲妖惡言將發告先以白於兵判閔公鎭長
訓將申公及府君府君答以苟爲 國非可止又無
容加勸也遂告而獄成廷說卽向時指目黨配之人
也時輩遂疑春澤叅涉廷說等事大司諫朴泰淳首
疏言之旣而兩司交章請罪謂春澤送傔人隨入於
上變時春澤赴配之後府君因辭判尹略辨曰臺章
之所指的最緊於傔人而此果臣所帶也渠逢廷說
仍以隨入本非臣家所知政院亦只以攔入處之李

東醃曾發請罪春澤之啓故又斥府君以分疏領相
柳尚運嘗詐擧徵事罷府君冬官至是尚運之子鳳
瑞在玉堂登對斥銓官之注擬府君至曰只知有春
澤不知有 君父 上震怒曰何敢肆然伐異於君
父之前乎命補鳳瑞遠邑自後府君亦居閒久 上
教曰自金春澤被謫一種論議并與其父而嫉之銓
曹又未免畏縮於鳳瑞乖激之論更不擧論如此擧
措實未可曉也乃拜知敦寧都摠管又拜判尹工判
知義禁拜御營大將兼備邊司堂上盖世方踐藉而
上益倚仗之府君亦感激受符瑞石府君嘗累典重

兵以定危疑府君繼爲將又威望隱然 國家恃而
無虞務推恩信以臨之自奉甚約而所領有才技則
多賞賜之在前多貸商譯金而不收府君則痛治而
督徵之吏不與貸商人多怨而軍需日增三軍愈大
悅轉議政府左右叅贊爲禮曹判書大司諫尹德駿
論戚里之不宜將兵斥府君以不力辭至及瑞石府
君拜將時事謂之受而不辭又謂府君久擁戎機春
澤復得罪名 上批以近日時議以排擯戚里爲能
事良可苦也府君深用痛悶具陳瑞石府君辭受本
末仍自乞免前後凡十上章不止 上每加敦勉終

則諒而許之三軍又大失望府君雖居肺腑自始立
朝公議旣無間然　上之任用亦因其望實非所以
累平明之治而忌之者輒假戚里之名初吳命峻已
言其不當處要地德駿輩又紛紛迭出矣時有史局
新薦以府君先進主薦者來問府君以宋正明曾請
召尹拯而語侵宋先生謂慢賢之人不宜擬於極選
薦遂不用儒生尹世顯等嘗辨宋先生誣而拯之徒
朴弼禹爲泮任謂世顯等醜辱拯遂施罰會有慶科
大司成使之解罰而弼禹不聽故陳疏引嫌　上命
府君諭齋任解之禮官職也又兼同知成均館事承

命累諭而弼禹終不奉行他齋任稱有旨不敢叅涉之嫌府君謂大司成因弼禹不安弼禹不可强令察任遂并有嫌之齋任而褫之依例差出新齋任以即解世顯等罰承旨南致熏斥以無前規損事體大司諫崔錫恒攻之愈峻曰與奪任意擧措駭異府君疏言世顯等出於爲先賢伸辨之誠 聖上使之解罰意甚盛也而弼禹輩飾非慢 命臣忝師儒豈可不爲之處置使 成命廢而公議不伸乎因其避而又疏曰臣欲遵 聖教褫一二齋任元非異事況察其廉義之未安不害爲訓廸諒其嫌碍之難冒乃所以優

容臣之待弼禹輩少無所摧折而錫恒嫉臣太甚操臣太急誠可怪而亦可怕也未徹而解館任奉審北關 諸陵正言李蘗又言泮事請罷斥府君并及史薦事 上斥以已甚旋特褫蘗柳尚運右之則又降嚴旨斥蘗以排異已樹私黨旋又罷尚運持平李大成以泮事請罪府君於經歲之後不聽授南漢山城守禦使罷勉拜 命其恩於士卒如御營時管轄四年益有成効保障增重焉於其褫也錢之贏於舊者累百千貫諸將吏不知其出入守者請少以爲窮族費府君悉命簿而爲營儲老吏嗟嘆之府君之在御

營內出紅絲廣帶犀角柄寶刀 賜以爲飾及以守
禦使大操於漢山 上於後苑中望見炬火之光作
詩以下之非故寵之盖其注意者有在也復拜刑曹
時有科獄禁府治諸擧子其所通謀賤隷付捕盜廳
究詰考官循情之事發則大將承時相之指匿不以
具於案於是移聚廳之校屬於刑曹府君方一以公
法而時輩又私護其循情者欲府君之去位於是正
言韓配夏復襲德駿餘論而愈益慘府君待 命送
納密符仍卽懇辭 上批以危險之言不足掛齒而
終不許解其戎務及其復出而按曹事則校屬果服

獄悉得其狀公議莫不快之冬雷 詢在廷以消弭之策府君曰傳曰節用而愛民近日自士大夫至閭巷賤人第宅服食必尚侈其害及於窮民者甚多是聖上表率之方有歉而然也臣嘗聞先輩儀賓家所傳 宣祖大王以御供餘饌 頒賜儀賓不過乾魚海菜而其御服或用褐布云 宣祖朝王子公翁主衆多而害不及民者實由於節儉今 聖上若以聖祖爲法躬行之化下及士民則 國家幸甚 上嘉納拜戶曹判書以省費裕儲爲主雖事關宮禁未嘗屈法又詳練故下不敢欺也復兼知義禁辛巳爲

胄筵賓客府君於科獄始以舉子中有近戚爲嫌旋以捕將羅弘佐等置對之辭以校屬之服於刑曹爲誣故又引入其按事之時盖少而獄之事端繁委囚繫滋多自初遷延勢亦宜然而 上至親臨錄囚持平朴弼明乃謂有司不可無罰并諸堂上請罷 上止命推考旣而許褫禁府後以持平權詹之言益乖激辭褫戸曹 世子以府君實 仁敬王后之兄也常待之如家人舅甥及府君侍講又竭誠開導 世子益敬聽仍細問官府閭里事無倦色後府君子男登文科 世子臨筵而私賀之八月奉 仁顯王后

諱爲 殯殿都監堂上復拜禮曹禧嬪張氏以 上
命死李益壽疏言宜使 春宮親臨喪所或替送宮
僚管攝府君覆啓曰 世子親臨此喪事理不可朝
廷旣令戶禮官治喪官僚管攝亦未知合於事例大
諫德駿斥府君之不依李益壽言奏行至謂 春宮
情懷抑鬱其意至啓人爲府君危之府君確然不動
曰吾爲 春宮無違於禮而已後以張氏初期時輩
之在講院者又謂 世子當有望哭之節請令禮官
禀處府君覆奏曰 世子旣服緦麻所以嚴宗事重
禮經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

矣張氏之於　春宮雖有生育之恩論以禮制亦有異於伯魚之母則服旣盡而哭於期無可據之禮上從府君言　世子得不哭焉嗚呼　中闈之禍誠千古所未有　聖上遂有大處分而時輩始請全恩而不得則從而爲喪禮之議微府君之駁奏則倫常典禮與存者無幾而於此益可見邪正之分矣彝判義禁陞崇政大夫時有北城之議廟堂承　上旨定奪牢不可改府君上疏諫曰脫有事變　君臣上下固當入於北城而倉卒之際都人子女玉帛重器其果悉遷乎夫以　廟社宮闕所在之都城弁其子女

重器付之於敵都城之於北城有主客內外之別今乃置敵於腹心我則贅寄飄懸於偏側之一隅不便者一也 國家之用力於南漢江都累十百年靡極不用若又加設北城 國力誠難徧及形勢之相軋必有革罷舊城之議罷之則百年之功可惜不罷則北城之事未完取舍之間亦不宜容易不便者二也近來人心波蕩風俗陵頹 國無綱紀家蔑倫常孟子曰城郭不完非國之災以臣視今所可憂者在於本根而乃以南北數千里外未可逆料之事汲汲於築城設令外侮必至城之畢築與 宗廟宮室官司

倉庾之建立以至民戶之入處經營累年未易成集不幾於渴者之掘井乎不便者三也　國家不天歲仍水旱蓄積蕩竭生民倒懸雖小小興作緊急不可已之事亦不可輕易施手況爲日後久遠之計與此莫重莫鉅之役乎陰雨綢繆藉曰長慮傷財害民豈非切戒不便者四也方今　國勢比如大病之人其將重之以勞頓靡獘乎抑將安居而將理之也誠宜上下相勉抑耗費愼動作試以築城所需粮粟移補賑飢之用討其役價錢布之數許減隣族之侵徵則豈不足爲鞏固邦本之一事也　上雖不從城亦不

能築而識者以其疏謂得老臣憂　國之體焉朴世
堂擅改朱子四書註說因撰李相景奭碑文擬宋先
生於少正卯盖先生嘗以李相撰三田碑文引朱子
論孫覿之語以規之故世堂本以娼嫉之人甘爲李
相修郄也館學生洪啓迪等上其事事下禮曹府君
覆奏曰朱子註說明先聖之遺旨集羣儒之大成聖
人復起不易其言而世堂凌蔑毁棄宋時烈所以規
諷景奭遵春秋之大義朱子之餘意而世堂敢加詆
誣至比於亂政大夫實斯文之大變所改註說及相
臣碑文請使世堂及景奭後孫幷呈納投之水火以

嚴斥之及其註說碑文之收入也奏曰見世堂冊子所錄儒疏條列之外亦多創立新說其於中庸直變易章句尤無忌憚請令儒臣逐段辨破　上皆允之仍　命削黜世堂世堂之徒李坦引沙溪府君經書辨疑爲證則又辨之曰臣祖所著莫非尊信朱子間以己說有所發明而無一或違於本旨何嘗有如世堂之以朱子說爲顚倒錯亂其書雖存與未有同者哉君子小人所爲不啻白黑之判坦愛護世堂求售其眩亂之計其誰欺乎後又以世堂遺命其子勿朝夕饋食其徒妄引沙溪府君禮書之語府君乃與從

叔父叅議公及叅判公聯疏痛辨之除兵曹判書公議恨其晩而府君彌不自安引前所被人言累疏祈免 上解釋勉諭不得已因大政出盖將從容自處而持平金裁又以戚里爲先事之戒有羽翼氣焰縱恣等語遂辭褫之府君之於五曹惟春官最多授久居秋曹次之餘皆屢除而獨中兵一至而卽去焉然其銓注之事惟材與法無或以私羣武弁已驩躍矣始府君之自海上來也人皆加額而望曰是將大用爲邦家柱石臣孰謂其困於衆口狼狽[illegible][illegible]如十年之間也雖然不能不以高華鉅要擧而委之出入前

後如此此駸駸乎金甌之覆望實之所在終難以人力沮抑而無非　聖上之明也其後李德英金典興慶輩又起而實金栽之言至趙泰一而極矣府君自有栽等事雖蒙　上之閔諒杜門謝病甚久以籌司　書筵兼務牌招旁午而皆不赴適玉堂無一人曠直累月　國朝所未有　上爲之憂惱大臣請急爲都堂錄府君以叅贊被　召他叅贊新有服府君若不赴堂錄不成遂勉就之泰一恚其黨之不與錄顯爲彼此多寡之說以攻大臣以下而謂府君纔遭慘駁公然突出辱之以無忌憚之小人府君辭謝曰自古見

斥爲小人者多相反於小人之人是非之實終不可
誣令臣所遭有　聖鑑若公議在不待臣自辨也經
言小人之無忌憚正與君子時中爲對時中之道無
所不在而出處一事亦可觀焉古語曰去就出處何
常惟義之歸臣雖不敢自謂以時中亦自欲免爲小
人則有之矣　上復慰諭其再受度支也或又以恬
不知休責之嗟夫府君未嘗不願避危塗以優游散
秩也而　上不許顧以親臣當與　國共休戚　上
又全之於萬死之餘梟毀之中義重而　恩深苟爲
報効宜無所辭終不敢決然捨去者府君之志也而

雖古人亦猶是而已甲申夏患脚氣秋而少愈府君素著於夙夜匪懈之義至是又瘁於司寇劇務前病之數日猶具劄論正禮官所定 大報壇祭樂之謬考據甚精以兼樂院提調也前後他提調如厨院藥院活人掌苑平市司僕寺遇事盡職多類此已病而請起居班退則沈劇竟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考終于嘉會坊舊 賜第之正寢嗚呼痛矣訃聞 教曰日昨金普澤以父病陳疏意謂一時偶感幽闇遽至驚悼曷已其令該曹喪葬需特從優題給又 内賜朔紙白紬油芚布綿黃蠟油蜜麥麵松脂米三色等

東宮賜棺他物多於 上上爲輟視朝遣官弔祭及
東宮致弔皆如例隱卒之典備又於 書筵發悼惜
之言異數也 大報壇者 聖上追思 神宗皇帝
之恩而報祀之所也府君自以生員府君爲 大明
殉節恥與虜戴天不止回避於 朝家迎接等事盖
其尊周之義未或一日忘也及爲壇有司取用府君
外第之石欲視例論價府君曰大夫家有是物而爲
國役所需何以賣爲况爲茲壇而需之者乎有司不
聽入告得 旨府君寢疾不能辭至是參判公疏言
不可忍違逝者之意 上答曰追念惻然當寢給價

之命以成其美焉府君雅不信葬師說嘗謂人心神
理一也吾其葬於吾親之側乎不肖輩不敢別擇地
以明年三月葬於京畿廣州速達里蘆峙瑞石府君
墓前向丙府君生長於道學節義之家晨昏之間不
離典訓少也嘗手寫朱子語類編以從事雖拘於所
處不能尋舊學於山樊心未嘗不在是也謫居時夢
得句曰不知秋日晚猶復犬雞求仍自號益勉之其
所存如此乃其得於天者已自純然清明而沉密嚴
肅而和怡盖無所偏亦無所不備而平生行事私意
絕少孝友發於誠心居喪謹於禮節在海島居祖妣

喪日哭於位祭而變節猶在家也服闋之三年蒙
恩將歸州使欲爲宴之慼然辭以未及哭墓養府夫
人深知志體之輕重不以飲食服御爲侈而妹夗婿
貧則割俸而繼之與小甥女爲嬰兒戲於府夫人之
前其孝如此而不幸不得終養理者誠不可推而其
以先人所遺之身爲善無怠以能不沬其前光則是
孝之大者也事　君以不欺爲節當官以恪謹爲能
與人寬厚無畦畛亦不狎昵尤謙虗卑恭已甚而性
所固然非故以其門閥爵位之高大而勉强以就之
也孤立自守直道信命不營爲避趨雖橫逆四至而

初未有怨心郎無事於不行也始如不知者或疑其皐緩不事事而至其爲　國家爲斯文尚賢嫉邪誠實惻怛義固當言而不當默當爲而不當止者毅然不可以撓庶幾所謂仁者之勇君子之剛則疑者始服而所以嫉之者亦衆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若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古人以此贊趙叔平若我府君亦庶幾焉其爲政得於黃霸之去其太甚司馬公所言弊則修之

非大壞不更造務爲持重而周詳勤敏不失機宜郎
僚胥吏懷其仁恕而輒相戒曰毋爲非法令我公知
也府君致位崇重而視其居家殆甚於寒士窓無完
紙衣出弊綿賓客之所共見而亦非皎厲以取名也
及沒家無斗斛之儲待賻米而舉火畢文簡之未及
終喪家用已屈不如是之甚也知與不知皆稱爲厚
德長者而昔嘗詆之以縱恣者聞其喪乃曰 國將
何賴凡趨舍異塗之人莫不以廉謹許之人心然也
卽向之必欲戕害紛紛而不可止者將不待百年而
有定矣惟 聖上之於府君知之深故其任之也重

至誠所孚終始不貳　君臣之際盛矣而府君形跡如許曾不得一日安于位天又促其期未能卒究其志業以酬　聖心且前後以府君之一身而係于邦運之亨否者誠不偶然而今忽至斯善類惜而憂之府君貌豐疎眉目風儀儼然類瑞石府君長踰中身而不及瑞石府君性聰明凡故實典章無不通曉練習素優於辭而不以自居人亦鮮知其有譎中詩數百首深得温柔敦厚之旨入法雅麗嘗受　命書竹冊且雖甚忽卒字畫必端盖其有常如此於物絕無嗜好而頗喜杯勺然既醉而愈恭愼自將不特不

亂而已飮或過多子弟憂其傷也則曰吾命不係於此每謂家人曰吾年當不逾五十四始聞而怪之今而驗無乃曾得於術人而術果有理耶抑虛明前知乃如此耶痛矣痛矣夫人韓山李氏左參贊諱弘淵之孫持平諱光稷之子用府君爵貞敬凡產八男三女男長不肖春澤次即普澤曾爲侍講院文學次即前登文科者雲澤良澤進士祖澤福澤廷澤延澤俱業文延澤以府君命出後季父學生府君女長適宋婺源即宋先生之曾孫先生嘗與府君有朱陳約云次適任徵夏一女幼妾子濟澤孫德材美材春澤出

聖材普澤出俊材偉材健材雲澤出述材民澤出厚材祖澤出女孫及外孫若干人府君嘗以其有於己者求之諸子而不肖無狀不能師其十一二乃由纍惡之極奄至大故罪通神明猶不遄死顧無以少效子職則乃敢抑哀濡筆撰次遺行爲狀以質於今與後之君子而古人有言曰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不稱者謂之蔽然恐絲毫有溢以大傷府君之謙德以重其不孝故寧蔽而無誣而已而凡論議政績之不甚著聞者與他細行皆不載乙酉四月日不肖孤春澤泣血謹狀

誌文

有明朝鮮户曹判書金公以崇禎紀元後七十七年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京畿廣州速達里蘆峙丙向之原歷四月至閏四月其不肖孤春澤始敢謹誌于磁凡六片納諸幽壙之南步餘以告千載下之人曰嗚呼我府君諱鎭龜字守甫號晩求窩金氏系出新羅王子望全羅道之光山高祖諱長生世共尊其道德稱爲沙溪先生曾祖諱槃吏曹叅判祖諱益兼成均生員朝廷以其殉節虜難贈司憲府持平考諱萬基號瑞石先生領敦寧府事

兩館大提學光城府院君以贊討枏堅逆冊保社功臣母韓氏西原府夫人沃川郡守諱有良之女是生今上元妃仁敬王后府君於兄弟爲長也府君以孝宗辛卯歲之十二月十一日生顯宗癸丑中司馬兩試今上庚申登文科爲藝文檢閱徧歷憲府諫院及玉堂諸職嘗除天官郎不就陞堂上爲承旨叅議大司諫外則水原府使全羅觀察使已巳禍作爲枏堅黨所誣竄濟州甲戌更化首蒙釋超秩爲叅判襲勳封光恩君廵撫嶺南留守江都擢漢城判尹其爲判書則徧戶禮兵刑工曹間拜政府叅

贊兼管則御營大將南漢守禦使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賓客判義禁府事階止崇政大夫其墓在府院
君墓前夫人韓山李氏父持平諱光稷凡生八男三
女男長即春澤爲文科者普澤雲澤進士者民澤而
祖澤福澤廷澤延澤俱業文女適士人宋婺源任徵
夏餘幼側室男濟澤孫德材美材春澤出聖材普澤
出俊材偉材健材雲澤出述材民澤出厚材祖澤出
女孫及外孫若干嗚呼是府君世系歷官生卒子孫
禮所當書者若其平生行治之實不肖不敢私爲之
言試就申相國琓祭府君文有曰弘猷遠識羽翼

王家李判書頤命曰温恭淑愼愷悌易直洪判書受瀗挽詩曰　恩隆契合心還小身歷艱危操益堅徐判書宗泰曰美資霑法訓醞藉且忱恂閔判書鎭厚曰游來利刃恢餘地閱盡危塗見小心鄭監司澔曰毁譽任他何與我安危係望却忘身許叅議玧曰處屯愈覺操持確容物方看度量弘任司諫陸曰位隣槐列同寒素名混椒親絶玷疵此一時士大夫紀實之言其中固有趨舍臭味不甚相同者而雖他人苟非自同於已已兇黨則其言亦無貳焉其爲　國家之重而大小之所信服槩可見已抑言之可徵莫過

於　王言而府君立朝行事尤所表著者諸公之辭所不及而特詳於　聖上賜祭之文其曰逮登臺省持正不屈推明賢相被搆姦孽惠文之彈當路氣奪謂府君嘗申論文谷金相公之身任倫常爲尹鑴等所搆而仍劾吏議朴泰尚之始承　上問而不以直對也其曰　先朝受誣罪人在讞觝排異端力伸王法謂吳始壽誣辱　先王之罪已著而　朝命減死諫長尹趾完又救護之府君劾趾完力言始壽之當誅而得請也其曰宗儒升廡邪說闖及一劄痛辨羣小始戢謂府君之任論思時以栗谷牛溪二先生

與享文廟而朴性義等投疏詆誣府君上劄深明二賢之誣請痛懲性義等也其曰入長諫司愈見讜直盖謂鄭相載嵩及崔錫鼎李墪等之使虜辱及　上躬而不能爭辨府君幷請其罪以明尊主之義也其曰其在宗伯奏覆明晰侮聖醜正嚴示絶斥謂朴世堂改四書註因撰李相景奭碑文辱尤齋宋先生而館學生上其事府君覆啓請令儒臣辨破其註說然後同碑文投諸水火也盖沙溪先生旣爲東方儒宗子孫以名德相承至府院君而益彰府君又胚胎濡染克蹈先美此　王言所以推本而謂大賢之後名

臣代出襲訓詩禮孝友修潔者而府君嘗於謫中夢得句曰不知秋日晚猶復犬雞求仍以自號是亦可以卜其所學矣其存於内者旣然故其外而著於朝廷者一皆明義理衛斯文要爲有益於國脉世道有如王言所列諸事而其以温恭小心勇於義所當爲者如此益可重也惟是之故愠嫉者多尤忌上之倚任甚隆相與百計擠陷而顧府君本無疵瑕可指則輒以處地爲口實府君常不自安而頼上之明人言不果行此又王言所以捴結而論之曰卿以肺腑休戚義篤而况儒家非許史匹豈于私卿

卿有本末驕横之云寧逅萬一者也然則夫慍嫉而擠陷之者何能以損府君愈見其自同於彼兒而已而府君誠節之孚於　上以終始其際遇者不可不知也春澤愚陋無以自立言又負謗於時未期其信於來者玆據　上下所爲稱道歷叙其辭而摭其實如右固非其私言也然府君他美行甚多而不敢附見此其大略而已嗚呼丘陵旣變之後其尚有以考之於此而相傳曰是古賢大夫某公體魄之處也已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一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二

初年錄文　終事志憾

言行別錄

不肖孤既爲狀以著先行之大略今所以又有是錄盖懼其細微者寖至於湮没無以使子孫儆法况事之所係自不細微時有與狀互發者耶愚迷遺忘未能保其無差惟不敢妄爲浮衍之辭以夸於人而誣先行則固不肖孤之志也條錄略有次而間以類附又或雜出觀者詳之

先府君之少侍先祖考未有一事不稟而行者不特無私財卽刀硯之屬未嘗別具以至尺楮寸毫非分與亦不輒取

弊衣惡食安之非固安之殆若不知也人謂氣完耐寒飢而其性則然凡出入多徒步

平生不擡首高視言若羞澁不能出者卽年艾位崇對子弟吏隷猶然其侍奉洞屬可知

長者見責雖或情外無所辨明後以教子弟曰豈惟事親於人亦當如是

先祖考累爲將任韎韐之類日盈門而罕有知府君

面者至於閭里之奸市井之利一切汚賤之事無自以入於口耳

庚申事絕無痕跡而人或幷其無痕跡者而知之然與家人語未嘗或及焉

嘗曰士之應舉將以立身榮親程文巧拙才分有限惟不可不勉者勤也竊覵與二三士友會做雖長篇大策未或淹日

文藝夙成而至年三十見屈大科人皆遲之而無少沮每曰時有早晩庚申科入場之前夢與金判書佐明從容語金公擢第實爲討逆別試第八人府君亦

然

在家奴僕多不辨名尤不喜箠楚其從仕吏隷有過絕無加以威怒直史館日廳直者犯罪頗大則撻之數度廳直之同伴相謂曰以我公之仁而有此遂自重罰其被撻者

爲訓局郎閱庫銀有縮意此必守吏庫子等所爲而不知縮在何時若經查究傷人必多且恐暗昧之累及於前官乃謂曰縮不甚多安知衡稱無誤後當申審守者姑自標而待之及後閱之乃無所縮

嘗曰立朝從仕無他報効惟筋力奔走庶可自勉玉

堂之直或至累月史廳逐日之坐帿司卯酉之役非甚緊故未嘗稱病至後他職亦然見人之當官示厭薄以自高巧避趨以求逸者甚不滿意謂若是者鮮能遠到

簡出入寡論議深以世之浮躁衒矜者爲羞惟事至則處之以我所權衡於是非邪正大體所關無少屈撓前後劾人論事雖朋儕間不必訪問可否事過後或相疵咎亦不悔懊嘗曰苟我之所執正而所守確毁譽之來何足計較

檉爲逆壐所推戴臺諫請按律未蒙　允副學大父

爲臺諫遽停其啓府君入臺又卽發之事無小大同異之際雖於一家不拘

尹拯背師之事出朝廷旣因金文谷言不以待儒臣之道待之府君在喉司適有　賜書之擧例及於尹府君曰尹以儒臣故爲二品爲二品故有此　賜今不以前所待者待之于何而爲二品也遂稟達收還

凡三司被　嚴旨雖三司而非也無論爲三司之黨者卽世俗皆以爲當爭執府君曰此惟是非而已故始入臺劾朴泰尚盖庚申初　上特命拿鞫論罪文谷之臺諫而泰尚同羣小請還寢故也及入喉司副

學崔錫鼎疏救尹拯 上命罷職而不爲之覆逆以此被劾於錫鼎之黨而亦不悔也後以泮職不顧摧折儒生之必爲罪案而黜去右拯之齋任亦惟是非而已

婢之夫有爲盜者出沒逃匿捕廳捕之不得或意匿於婢所以不能搜發咎府君雖家人亦多歉其弛緩而府君若不聞也旣久忽自外而歸命一力之婢所則盜果在矣卽捕而送付于廳仍曰此雖微事有術焉若急則彼惟恐逃之不遠吾故緩之爾

當析居會賢里官卑祿薄而不以生產經意及赴水

原任家屬始未隨往而常供亦不肯分送闔家以麥飯延命陪奴從邑婢求一線補其衣綻即重杖之族人有屬尊年老且窮甚者過水原府君以俸餘五斗米餽焉先祖考聞之責曰何餽之多也府君嘗曰廉者不惟我不敢多取其与人亦猶自取之也仍舉此事詔子弟曰是亦吾不及先考處

按湖藩日適歲饑其所設施賑政惟節約官用減損民徭及商部內荒稔差異爲轉移均濟之策而已至於駔儈興販破東塡西之事素以爲耻盖曰天地生物只有此數以故因親癠急解歸而所謂重記無難

修者於後多管財府一用此道蓄儲衍溢簿籍簡明承代者多稱歎每見人之一經外任累及新政者爲子弟切戒之
雖務減損民徭亦不違道干譽見人之以善治聞而邑受其弊者甚不取焉又嘗曰吏猶民也臨之何必主於苛酷苟得嚴明之稱哉
嘗曰威生於律身非假聲色刑罰而守宰有面求爲海倉差任圖以肥己者嚴叱之使退出其人惶汗士民有親戚相訟者皆先重刑而後决其曲直或有願無訟者

以梧陰之只以查禀叢處等數字判牒者爲法凡所判辭約義明雖簿牒甚煩旣無沾滯又鮮謬誤其狀聞之辭不厭詳悉後於諸司覆奏亦然

判官金公世翊卽府君自少所與同筆研而年又甚長也親重靡間而禮貌自嚴金公未嘗廢逐日視膳之例府君亦不之止人謂兩得其宜

先祖考喪卜山之舍湖而取幾盖其不可遠離二偏親以往來洒掃故也且連懷諸山皆無餘穴與其遠求而不得從先兆無寧近卜而取便於人事也其於奉先之事皇皇若不及旣襄奉亟治狀謁表記於尤

庵先生卽刻而立之墓又求碑文而屢使申促文僅
脫藁而已巳之禍作若前知然
嘗曰風水家說茫昧難知宜以一二術人所言參諸
人事而定之所謂術人人愈多而言愈異山愈不可
定以至過時不葬不可也至於撓惑於禍福之說旣
葬而又遷或累遷不止決非仁人所忍爲也
於子女婚嫁只觀世德之如何而不稽於卜不諏於
家人嘗議子婚聞處女有眇病亦不以爲嫌
丁卯先祖考旣棄世從祖西浦府君又遠謫曾祖母
疾沉篤彌留語無非思子家人或欲爲權辭以西浦

府君蒙　恩告之冀見其寛心而得蘇府君曰不可若是而効則已不効則是終天受欺其又何恐戊巳年間朴斌來言時事至此豈無權計可以求免府君正色曰吾知得正而斃而已安有爲軀命而用權者且雖爲　國不惟無益必反促禍

叅判曾大父以禍卒於獄出其喪於道傍以待檢驗而讐人家將欲作變於屍體叔父以爲後於叅判季子不得離喪側族人有言叔父宜着賤服以避讐人之鋒府君曰變服本不可且吾弟方在心制何服之可變

聞有海島之　命怡然曰是固料之久矣促裝而行
辭別二偏親亦不改容道遇相識飮酒賦詩作家書
問親候外不及瑣細事庻族隨行至海口還言寢食
視在家反勝顔貌加豐至掛帆發船庻族揮涕而退
亦不爲動云
在島居承重喪哭泣之暇靜坐看書而已不肖嘗趨
侍寓舍寂然雖數三學童出入無足與語有時牢騷
鬱悒殆不可堪輒戒之曰人不耐寂何事可做吾無
所勝人惟其心志或不外馳卽何必看書閉戶合眼
愈寂愈佳不肖取來校院諸書雜抽數帙披閱又戒

之曰如是蒐獵豈有眞實所得吾經年所看只一朱
書
巳巳以後兇黨未嘗一日不置府君於彀中宇成之
啓始發也不肖不在侍其後息庵奴慶先被拿兇黨
直問曰巳庚年間金進士得無昏夜往汝主家耶盖
必欲嫁禍以甘心北來之報極可驚怕而竊見府君
自若也不肖以問則答曰始來時每船有自北者則
官人輩認爲拿我輒聚於舍門之外而宇成啓報隨
至吾亦何能不動心但謂死生有命故不爲無益之
怯也然畢竟須要思量故嘗草定供辭以置矣仍出

諸篋而示之

牧使判官新到之日必請官門待刑吏按簿呼名官吏輩皆謂此爲常漢罪囚或有亡逃故也大官人豈宜自屈府君曰法如是不可違也判官即先祖考慕裨卑賤者而其來見應接甚恭恰是纍民奉地主之禮判官數語及息庵事府君對之不稱淸城而曰寺洞金政丞盖時息庵之官亦非追不削也而勳號尤爲所忌諱故也嘗曰凡朝廷有過舉惟於我心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踰禁有若角勝不可致怨遂至犯分愈不可

嘗曰時事之至此始於言根之獄吾所被罪之啓亦
曰罔極之言私相唱和而其實我未嘗不愼默
嘗曰士大夫居謫最是難事我有一二所自勉主守
之見待雖薄不生不足之心鄉人之往來固不敢忽
慢亦不必欸洽餽之有名宜無不受但不可要求奴
僕毋令作橫於隣里而已
謫中調度自爲營辦以給不以遠貽親憂而爲絕域
無知舊可以時周濟欲存贏餘以待不意之需至斗
升出入必躬監之所得餽饌物未嘗付諸奴僕之手
朝夕惟糲飯菜羹無厭色而兩度易服設祭於位菜

盛魚肉不乞於人而極豐潔家中凡送書若物其所
裹封紙帊必皆完置還以裹封而送之家一日見有
油紙小片墜地輒自拾取以蔵傍人以問焉答曰吾
每意無用之物或値有用之時
當時出入兩司之人爲牧使以酒饌送餽府君姑不
受之而書問曰執事在臺所論列或有語及先人則
今日之餽義不敢受牧使答以無有然後始受即命
酌其酒不肖故遲之府君笑曰汝得無疑此人欲毒
我耶是不然也卒飮之
一常漢罪配於同邑京人之故時來候謁一日自稱

觧地術作一文字來示而中論　國祚長短頗有危
言府君斥退使勿復來仍送其文字於牧使曰此囚
不足爲獄案而罪人不能不過愼故令官家知之
謫中詩律頗富太半用清陰南槎錄中韻性情所發
自無感嗟慍懟之語而所謂傷悼詩十餘首者歷叙
尤庵文谷以下被禍諸公之事反覆乎　國運世道
與其人之始終激切婉篤深致意焉
始入島時牧使甚款待仍請曰公旣不得挈家所隨
婢子亦單擇一妓以備使喚有何不可府君曰罪囚
何得率畜官人吾今未衰若難曠居則當卜姓於民

族也妓每以牧使命來而終不與近

承重服闋後三年蒙　恩北歸歷哭于墓到家哭于祠堂其日不入寢於內

自以　聖上之恩不啻生死肉骨語子弟曰誰非盡國之臣子而如吾家最宜誓死圖報君號之以恩字蓋亦志之也

李判書秀彦亦起謫還朝一日來訪致家　國慶喜之意仍指不肖曰此君不幸曩旣搆誣今仍指目是後更有如己巳事者將若之何府君曰　聖上仁明豈應更有己巳然事若反覆禍當益慘豈惟吾家又

豈惟是兒郎今當路匪人倫常明而復晦吾輩苟以祿爵處於其間是可憂愧至於家族禍福何足置心自始還朝時輩之忌嫉已甚銓衡注擬顯示排擯廟堂差遣巡撫陽言選擇才望其實外之也而府君無幾微見於言色後又自求外除得江都

李三碩旣肆詆誣人或言是類常時若稍羈縻之則宜無此患三碩固有連家之分也府君笑曰諺所謂隨矢立的雖欲强而爲之勢必不能况吾豈恐爲此也且吾見嫉於人多矣如三碩之事何足異也盖三碩以諸朴之黨爲其所嗾云

已已寃死人武弁譯胥有以人微故不得與　恩典
者府君爲建白而伸雪之譯胥卽兇黨所嘗爲始壽
及獄而構殺者也其在江都收拾已未寃死人李禑
之姪置之幕府及入西銓首擬陽典之子於監役官
而受黜臺官乃以其無名稱而駁之則深用歎悒
上旣復保　社勳而時輩務悅兇黨其於功臣不敢
非毁而頗欲裁抑觀於陽典子之被駁可知已府君
始以息庵夫人宜加優恤之意陳達及遷息庵葬欲
更仰請　恩典而以爲此等事每自我發我固無嫌
於　國體有傷時相有嘗爲息庵門客者欲勸之適

未果其於息庵夫人常遣勳府下人候問
李公師命丹書未洗世皆忌避其遷葬也迎柩於江
上操文以祭之非直以婚姻之故也
義洞第卽逆㭗所居沒于官而先祖考以功臣受
賜者也第之木石頗爲毁移以應一家人搆屋者之
求及削勳官徵其價於家至囚僮僕而督之復勳後
恩賜如舊府君曰 賜物雖不敢辭我何忍自取其
一木一石我志如此亦非謂後當更有徵價之時而
然也 大報壇之築也官取其石欲依例論價府君
旣辭焉仍曰雖非此壇所需此第所有大夫家固不

宜與　國賣買

曹溪亭子亦以逆家受　賜年久頹廢家人或欲修葺府君曰惡用是哉不肖輩時頗往留而府君未或一番出遊嘗曰　恩賜不可不享惟田所收奴所貢足矣

曾祖母旣棄世先祖考與從祖考二家當分產府君依法例取奉祀條其他所分土田每就一處割其半而各屬焉曰吾與從弟豈是爭厚薄者惟平均之道不得不如此

勳府之設專爲惠養功臣財且素饒卽取用雖夥非

可傷廉故其獘或蓄儲匱竭稱貸以給府君自爲有
司堂上痛戒浮靡逐月會計所用之數必寡於他堂
上
嘗曰藥豈能活人一惟庸醫之所命而從事於陳根
腐草恐無益有害况不病而服藥此亦侈風鄕人尤
尚醫藥想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爲士大夫豈非可笑
且今之士大夫於藥不顧其傷廉視官庫如私藏豈
不知人參牛黃貴敵金珠
累爲將任凡偏校差除必公世之商譯不知弓馬者
多圖囑以託跡軍門而府君所莅獨不用此類遐方

稀姓曾不知何狀者見其閑習陣法則擢之不疑在
御營日族人有武弁謂可任使差爲將官及府君既
離任之後聞其人憑事遠出久不還事又無成郎言
于新將而黜去之
閔相鎭長旣卒府君代任守禦凡以營力賻助其喪
事者甚勤力所不逮心未嘗不眷眷日相君非惟吾
之親友亦營之事體宜然况其孤年少當大事非我
之望更誰望
凡前任時所置鮮或變改有一校稍解事而多酒失
同類皆短之或舉其罪而請黜且其人非素所相識

也然府君每寬貸時笑曰吾亦飮酒耳飮而無失豈
可責之人人卒免於罪得以久勤秉障拜辭之日感
激流涕
嘗曰吏胥有罪以輕重杖之可矣何忍除名使其家
族餓死守禦吏有年少妄罵將官者將官擧訴則以
爲此係名分不得相容遂黜其吏然欲待後收復而
未及焉
諸司丘從恐家人使役煩重每擧古人此亦人子可
善遇之之語以戒之嘗曰非有緊故而早出夜歸不
念下卒飢寒有害於德

累經內外重任而前後官善否及已所嘗施爲者口
不道也然於所當省記處無或遺忽一日有於　闕
中問及水原糴穀者纔經府使之人多謝不知府君
具其數以對盖時去水原已二十年之久
嘗曰世人之爲官其所經之司必有一二吏胥最相
善者雖去任之久亦未能忘也此不知因何故而吾
歷官內外而獨不然
其在一司嘗爲官用而取遠物官適不用則右堂私
共分之府君旣不可辭又不欲取遂仍蔵置於官適
年爲人所搬去

以樂院提調閱樂於院坐旣罷而郎屬於別所私娛
蓋亦俗所常爲也時 中宮患候方重府君心非之
而郎官有相愛之人不以語傳而遣小札以止之
丙丁年間府君旣躋正卿祿非不厚而家口甚衆不
肖以下或不厭粥其後連居錢穀之司常俸頗裕而
節縮閑藏以充先墓碑役之需
外方例餽之饌奉祭養親之外亦有裕而案置兼味
則輒不安其見子女或飫足暴肴必深責之非章服
則不御錦段飮食多和椒桂之屬衣服甚費人工爲
宮樣者尤所痛禁每戒家人抑奢崇儉曰吾之福祿

豈無限量

嘗爲壽親具饌邀致內外近親亦不擧樂見人之必務豐侈以奉親歡者曰孝之道不在是也子男前後大小科慶一未嘗設酌會客

常以盛滿爲懼嘗兼胄筵賓客而普澤又爲宮僚則曰法雖無避父子聯裾侍講榮耀太極其値普澤持被則輒乞於他賓客而未嘗同入講筵

於人之以官事干請也每曰是殆知我之必不從也而特循人而爲之待其人與我之道皆不誠甚矣我之所必不從我不以干於人是我之所自守也凡請

皆然而官職差除末俗之奔競滋甚其爲可羞殆無異於爲盜我何可爲人開口親如李判書頤命而其爲天官當大政也府君不以片言寸紙相累曰我爲西銓時固不從此友之請也

前後爲刑訟之官親故以所謂小錄來者或曰固未敢知此錄之必理直而就而審察亦不害於公明府君曰有兩人之供辭在何必是也族人年少於人家鬪鬨以敺傷婦女見訴卽令嚴囚族人多爲緩頰而不動族人謂必重治頗憾焉旣而被敺家意稍解獄得不究然後謂族人曰吾所以嚴於始者欲畢竟爲

若計也

辛巳張氏之死既不隨衆爲全恩之請仍曰人臣之道凡係翊護　儲宮之事則當以死効之今日處分豈敢間然其後普澤爲諫職以護逆効崔錫鼎疏旣繕寫爲取讀一過趣呈之語人曰兒輩所執自正爲父兄者不容沮止

嘗曰軒相几杖序尼山墓文與其作而寓意孰如無作此必有精義而非愚陋所敢知也又笑謂尤菴子孫曰吾先祖有弟子如爾先祖而爾先祖則無弟子此殆弟子不及師

癸未春時議以 上卽位三十年欲爲稱慶之擧府
君適在禮曹大臣於公坐屢言曰何不陳達僚席之
議又峻府君以爲稱慶本非古道雖稱慶以紀年之
法今年不得爲三十年且雖曰 祖宗朝所已行私
家傳記有未可取信旣爲諸公所迫則事體不容泯
嘿遂於引對只及外議與紀年之說仍請考 祖宗
事於實錄而已諸公多力陳而府君殊不以稱慶爲
必可行 上又撝謙不許至府君捐館之明年乙酉
因鄕儒疏又有稱慶之議而至於欲上尊號 上不
許則又請進宴 上乃勉從此際 批諭之辭或以

爲禮官當初建白而其實稱慶非府君本意也進宴得請後叅判公疏言稱慶之本不可進宴之尤未安上命待秋至秋有大風之異而尹禮判世紀必欲成宴擧爲叅判公所攻斥其自列之疏乃爲前後禮官等語有若府君亦嘗主宴議者然以爲箝制叅判公之計而癸未筵說本無進宴二字其時外議亦未嘗及於進宴矣叅判公亟以疏辨破焉

雖累被人齮齕嫌怨滿世而常以以直報怨自勉故無難處者羅弘佐柳重起嘗以府君之所按覈於秋曹者爲威刑誣服盖歸之於鍛鍊重獄也而其在謫

遇大赦府君以弘佐有老親重起年迫八十請酌施
寬典李東彦嘗憑假妖賊之誣招搆罪不肖也而都
堂弘文之選府君以叅贊在坐獨不圈東彦遂不與
錄退而言曰無論東彦心術之如何就其人地才品
吾未知其合於淸選雖有辛巳竣論此在 聖斷爀
然之後豈是難事與鄭維漸當 國哀初刻李鳳徵
之事固不同也其後東彦因論一宗室闖入勳宰等
語欲以嫁禍逞憾未幾以父喪替含被彈於人府君
曰人雖無狀豈至於此仍戒少弟輩曰此事愼勿與
人酬酢

嘗於一科場考官二員卽向時之人榜出後臺官妄
聞有擧子與試官相通卽發啓請囚詰試院諸下人
府君以刑官按獄而實無端緖至於陳稟問言根於
臺官而所引擧子亦不足以爲證遂解釋其獄外議
或咎其緩治又以請問言根爲非至有臺劾而所謂
向時之人則稱其公平云府君笑而語於客曰昔年
科獄吾嘗推覈考官循情之事得鍛鍊之謗而今乃
如此一人之身何前後之不同也然吾旣不知彼此
又安知毁譽惟獄情公法而已
報祀　神宗之議始發於尤庵而未及講行者閭有

儒生疏請府君以禮官登對言大禮之難於創制事
遂寢其後自　上發之而議久未決府君以爲立
廟處所亦自難得其宜尤庵始爲此議如華陽洞可
矣而又未知誰當主祭固不必以煩洩彼中爲慮而
京城則虜价之所館留金繒之所齎送乃欲以妥
明天子之靈得無未安及議決而爲壇於苑外則曰
此舉成矣但事須敦實不然則豈以聲名爲哉仍曰
累聖之所未遑而創於今日者如　端宗復位之擧
亦是也盖嘗承　問而對以愼重之意云
嘗曰吾於每事非不專心以先考爲則而其簡嚴精

約處尤患不能及

嘗曰文谷資禀最純白曰息庵見事遲時有怯然其偉量能容受故爲英傑又曰前輩長者豈敢有凌侮之心但有名過其實者則不可不知

嘗見春曹書院簿嘆曰道學節義表著者外又何賢人之至此多也且人少有名稱而其子孫顯於世則鮮不享俎豆之奉鄉生固不足道所謂子孫者曾不知愧何也

每以趙公廷虎知樂靜必不犯風乘舟與其謫居時禁樂靜勿爲其道監司者稱嘆而教不肖輩曰可以

觀父子

凡於知友相與之際和而不狎不知者或以爲無味見人之聚會談謔傾倒底蘊甚厭之於同輩之爲相者既盡其敬禮非有事則不往見於其家

雖有疾時未甞接客於内堂而間一接李相畬於寢室李公不敢久坐後以教不肖輩曰我以親彼以禮謂金清風昌協曰始年皆十七時相見其雅飭與後無異謂李監司徵明曰伯祥與我趨舍或不相同而終有欲爲好人之意盖亦自少相許

凡於所親之喪未甞過爲哀戚而李公秀彦之卒于

鄕旣逾月其庶弟來拜不覺失聲號哭盖以其平生相與之深也嘗曰美叔俊爽

張判官世南甚舊且親雖人事百變而情義如一嘗與對酌張先醉睨視曰公豈讀灌夫傳乎府君擧筆特書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少從李監察樟抄朱文相講討末年扶病往訪於其寓求晩求窩記文

嘗曰士太上求志其次立身其次力農作以仰事俯育其次得成小科以爲筮仕之階四者無當而游談漫浪白首無成以至苟且求乞無復廉耻反不如丐

焉發跡粗有補於公私也又曰如吾家子弟決不可
爲武要當思所以勝於武者
嘗曰人須有爲如工匠至卑賤耳觀其目子尚有定
着最可惡者無所用心之人也應擧固非士之高致
而但能讀書綴文却非小事或常時不攻其業而每
隨衆入場者卽是自欺且其試紙筆墨亦覺可惜
嘗曰難進豈非士大夫美節而然於其間有名實可
論或力辭小官遽當大任甚無謂也又曰出處須自
爲之父不能得之於子或有遺命而不能從則是陷
子於罪也

嘗曰牌不進固不得已而爲之終實未安或不敢每言情勢則以病爲辭亦　上下之所見諒而然亦恐爲欺謾之歸

嘗曰　君父不可欺也子弟或代人爲置對文字其人雖所親厚其事若眞有情犯而欲掩飾爲辭者則切禁而使不得干涉

雖以處地分義不敢便訣長往而未嘗不思寬寂之界買亭舍於郭外必求面山臨水可爲游息者

嘗曰人之見識智慮必以爲漸益長進而以我觀之自二十三十而後未知所加反有所減且凡執守處

老人恒不及少者或有心志已衰而筋力愈健者與其老而不死徒能食色曷若遄死

嘗曰吾家自先世以科第顯揚則鮮能得壽要之理亦固然也我之名位已極何能久於世間人欲久不死不但昧理亦慾也若惟我意則有病而亦一不必服藥矣

每當入對前一日必書所欲陳白之事於小紙袖之而詣　闕至寢疾時方困篤殆不能言而累呼不肖輩索其紙若將入對然

遺文序

嗚呼此我先君子遺文而所謂程式詩及表策五卷應製各體與章疏之屬三卷古今詩雜著二卷也先君子學于家詞藻夙茂出而就課試屢居多士上間以所製質於金文谷洪泛翁諸公輒被奬詡旣决小大科登朝所以鋪張　王言盖多見稱以適用之文其章疏爲我從祖西浦府君所推及與於修史之役則畏齋李相亟爲之詢訪而嘆其大有裨於纂述云先君子旣自少負藝又早顯揚如此人以立言大業期之先君子顧退然謙讓於文益甚非不得已未甞操觚弄翰中歲以後尤自晦其羣居燕語罕及文事

至其公私所需一畀不肖爲之則人不惟不以前所期者期之遂弁其固有者而或不之知矣雖然竊覸先君子之志殆以爲文者固大業也然須繇本而末我惟立德之恐不及奚暇於言且我之不以自居欲以愧夫世之沾沾者耳是以其戒於不肖每曰有文而矜是不惟害于德將亡其所有之文嗚呼其不以文自居者乃所以達於文也人或有不知何病焉然徐大提學宗泰挽先君子詩曰詞優常歛耀若是者亦不可謂之不知也已不肖嘗妄論先君子之文明暢而純質不爲奇僻靡麗之辭以自合乎規度其譎

中詩頗多盖以寫離騷極目之情而不失詩人忠厚之旨儘乎有德者之言而乃其格調時有得於子瞻放翁方之近代名家未見其有不相及也先君子嘗以爲無瑕而後連城不蹶而後千里此又凡爲文章者之善喩我先君子所以受於我祖考而不肖區區粗以自勉亦先君子之教也不肖於荼毒中恐爲狀德之文已則收錄遺文彙分成帙如右藏之家而不以行于世者實遵先君子自謙之志而玆又畧著其不可湮沒者與平日所以見教之言以爲子孫觀焉

乙酉八月日不肖孤某技血謹書

樹表告辭

伏自違背以來日月如流今且周歲不肖孤冥迷尚存視息而凡後嗣之責未有萬一自効也樹表之舉宜在襄奉之初而不肖誠淺計拙今始訖工仍念府君之爲先祖考府君樹表也亟爲乞文於宋先生嗚呼二字足以發延陵之賢雖府君之孝心亦可無憾而反顧今世如宋先生何處可得此又先祖考墓誌所以久闕而府君之嘗痛念者也不肖到今無以爲計敢以府君表記請之于我仲父自仲父而言之豈曰我是立言君子而第府君行義事業之本末實非

子弟之所可私我仲父又必不忍爲諛辭於先父兄
且凡仲父之言雖不爲今世人之所信今與後固多
相反一時之不信庸可信於百世不肖故以請矣而
仲父亦不之辭焉則不必以不得宋先生言爲歉也
伏惟府君平生謙德想以後死者之有纂述闡揚爲
不安於幽冥而所謂後死者之心亦何異府君之於
爲先祖考也惟無諛辭而可以信於後而已故玆表
記槩撮其行義事業昭載人之耳目者而尤致意於
辨賢邪明是非嚴華夷正倫禮之事人雖憂其得禍
而止之不顧也盖不肖與仲父之意以爲此旣一一

指事據實且以此得禍於今之小人愈可信於後之君子故耳異時陵谷蕪沒而此表在者豈無躊躇瞻望於草露之間而懷仰府君之餘風者哉嗚呼音容雖遠事蹟彌彰其欲存之於久長表固不爲無助而抑有不暇於爲此者盖我金氏之每與小人相反而大有關於世道者自黄岡府君以下五世至于府君莫不皆然此固表記所以歷陳世德以明府君之克纘祖考者而世方叔季所謂小人之道漸勝今雖爲府君之子孫凡出而行乎世退而學于家其能勉追先懿不循流俗不敢謂人人而可必也其或爲禍福

利害所撓與時俯仰甘爲小人之歸也則不肖雖甚陋劣謹當隨而詔之曰我先祖先考之事如此如此若我不信試爲上墓而讀表記是又我仲父之言也則亦豈不有悚然而懼思所以無忝者而此惟不肖之責也又有因此而不敢不告者先祖考墓誌久闕而奄至於今日有不可以無可乞文之人而一向遷延玆又謀於仲父仲父自摭取 聖上所製先祖考畫像贊語及宋先生所爲碑表之辭爲誌且先祖考謚狀益懼其遷延而前日所請之人有故不可遲待纔已改請於蓮巷李丈季父墓表亦爲速就之計改

請仲父爲之凡此未知果皆無悖於遺意否耶玆因杵築之役具告以事兼此陳慕嗚呼痛哉

告季父墓文

姪某方居先考之喪使堯澤奉酒果之奠文以告之于季父學生府君之墓記昔先考遠謫獨姪與府君侍祖母于堂賴府君之孝以寬祖母之憂然其慰譬之言輒曰滄海雖遠豈無來歸之日嗚呼今日雖欲復如府君時何可得也姪於號天痛毒之中每入拜祖母又未嘗不思府君慰譬之時也府君年雖短其孝著于家故我先考懼其久而湮沒也旣具樹表之

石求文於府君之婦黨李相公文未及出而先考遽
即世矣嗚呼人代如許萬事難期墓道之事愈不可
遲也而相公之文尚未保其亟就姪故改請於我仲
父紀德之文出於友于之間情理甚得何必婦黨之
爲之也惟是標揭丘隴使夫千載之樵牧知金氏賢
子弟之藏在此此我先考之志也姪於經紀先考墓
表之餘分工而督事已訖其刻而其費出於公私所
爲先考喪而送賻者此又我先考之力也俯仰今昔
不勝悲咽茲因杵築之役謹此具告

埋誌告辭

幽堂之誌異於顯刻不肖孤自爲著述可幸無僭猥
之罪耶然仲父之爲先祖考墓誌旣摭取　上下所
爲褒許之辭而不肖於此尤不敢不愼重就當世諸
公挽誄府君之語擇其據實而可傳於後者仍又歸
重於　聖上賜祭之文歷叙其辭而間以己意略發
明之此盖金息庵爲其先大夫誌之例而其亦不可
謂自爲著述焉矣府君平生行治之槩與夫論議事
實旣具於歷叙之中而獨春宮時兩度覆議喪禮之
事　賜祭文與諸公之誄所不及故遂闕而不載此
係明倫常守經禮之大節恨不能以示於無窮然亦

賴有表記在耳誌旣燔成於閏夏將以今日埋納於
魂石之內謹此具告
赴配海南告辭
不肖孤不得奉几筵守丘墓乃有此嶺海千里之行
不孝之罪穹壤何極抑念今玆罪目盖謂叔姪協心
指嗾章疏其所條引諸人之疏或爲宋文正辨斥媢
嫉李相子孫之誣詆或論　上欲釋位時不肯力爭
之人或救臺官之論罪護逆諸相而反被其黨之誣
者無論仲父與不肖一皆參涉於其事與否疏自得
正我可無愧至於尊周大義寔吾金氏與文正家之

所宜世守者頃年龍宮大父論斥乞米之疏府君亦嘗是之今春學儒之爲　壇事斥首相宋郎婺源旣爲疏頭而星堯輩不敢不與共事則仲父固無論雖不肖方在廢蟄憂疚之中其於此事豈曰不知以此受罪尤所甘心況今搆罪者卽首相之私人則亦可以俟後之公議矣伏惟府君素嚴於華夷賢邪之辨盖欲持是而承家報　國凡論議行事未嘗以處地爲嫌不肖無狀竊期遵守勿替而顧惟愚迷重以禍釁有不敢自信者玆於拜辭塋域之日敢以所被罪狀仰質幽冥伏願尊靈鑑臨於此

不肖以丙戌四月離几筵赴配海南旣而爲林溥所誣告以八月被逮自辨時輩雖皆溥黨而亦謂無可更問然必移配濟州而後已旣出獄一哭于几筵及丘墓遂以九月抵濟州濟實先考所嘗謫居之地而不肖繼來又就舊舍以居目擊遺躅情事可知自在海南已設虛位饋奠朝夕至是又設位於舊所寢處之堂以寓羹墻之慕仍以祥於斯禫於斯此誠人理之所不堪古今之所未有也且念撤筵入廟繼而奉薦平常之事是於幽明爲何等重大之禮節而不肖

乃在窮溟二千里之外在彼則替行在此則虛設人事至此神道從可知也寧有降感安妥之理此雖時事之致然實由不肖行違忠孝罪纍深積之故也憾孰甚焉玆書其事以附於志憾之末以遺諸弟以俾子孫知余今日之憾而凡爲人子者亦得於此而爲不孝之戒焉痛矣丁亥二月日泣書于濟州東泉之謫舍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三